柳南隨筆

正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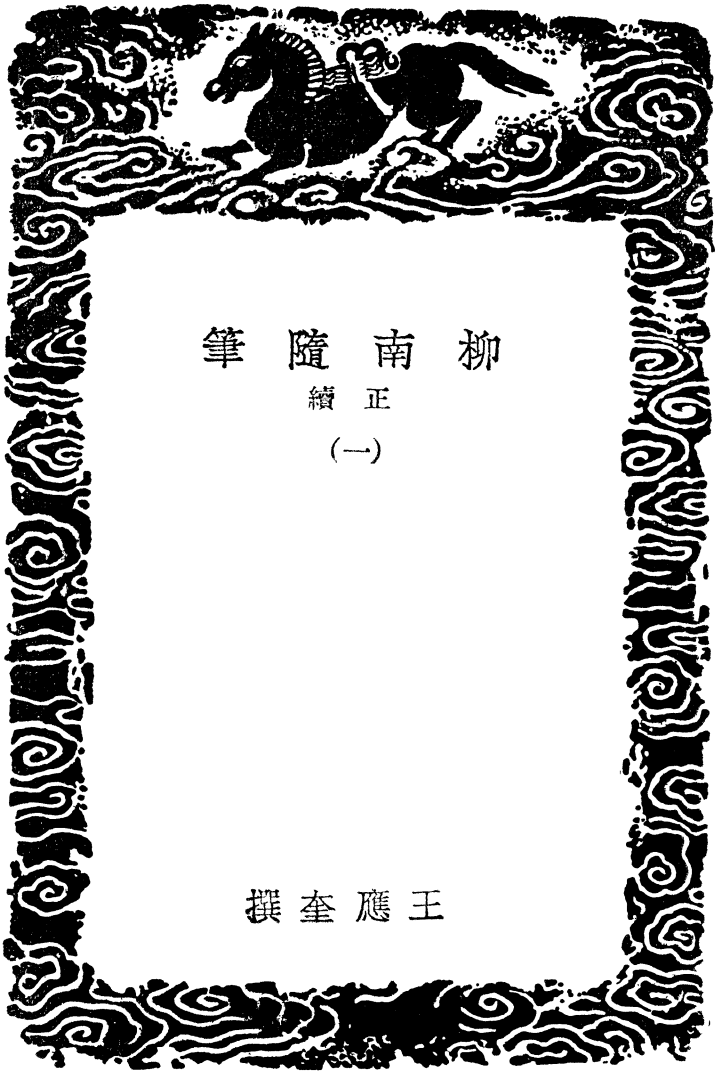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柳南隨筆

正續

(一)

王應奎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皆收有此書且同一版本借月在先故據以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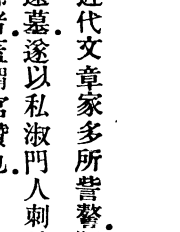
柳南隨筆序

吾友王君東澈隱居于李墓塘之濱距縣治四十里百年地僻柴門晝掩雖近市廛如處巖壑吳門沈確士先生題其草堂曰柳南取君家右丞詩句也堂中積書萬軸經史百家略具君以四几周身堆書及肩而埋頭其中緪歲兀兀不知戶外搜討既富溢爲著述詩歌古文既已取次成帙多于束笱矣而以其緒餘成隨筆六卷搜遺佚則可以補志乘辨訛繆則可以正沿習以至考詩筆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著虞初諾皐之異事標解頤撫掌之新聞益不出碎文瑣語而談苑之質的藝文之標準肯有賴焉以古人著書之例擬之亦容齋洪氏之遺意也昔洪氏之書迄于五筆而止今茲所就猶初筆耳而藝林思見其書等於飢渴余因請君出之爲付剞氏俾枕中之祕爲國門之懸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他日次第成書當如洪氏之數余又將懸梨以擬其後矣乾隆庚申七月望日同里顧士榮文鼎氏撰

柳南隨筆卷一

清 王應奎撰

益都趙宮贊秋谷執信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獨折服于馮定遠班一見定遠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謁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焚于冢前新城夫于亭雜錄所謂世人好事定遠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李中丞馥號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舉人歷官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圖記文曰曾在李鹿山處後坐事訟繫書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爲之識者夫近代藏書家若吾邑錢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圖記輒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奪者然不及百年而盡歸他氏矣

中丞所刻六字寓意無窮洵達識也

徐蘭字芬若號芝仙邑人也學詩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極稱之采數首入居易錄浙水沈方舟用濟嘗與吾友汪西京沈琇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爲第一西京不能對蓋不知其爲虞產也歸而訪之里人知芬若自少流落都下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故知之者絕少其歸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門外亦迷其處矣自辰及午徧訪不得有墳戶李奉寧者留之小飲正舉杯間風捲埃塵眯目一書從梁上墮拾

視之乃山田册也。凡北郭外墳墓。悉鱗次編載。而芬若先塋則近范家墩。覓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詩四章紀事。未幾。仍入都。嗣後不復歸里。每方舟自北還。輒託以一盂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餘矣。久占籍天津。以紅蘭主人事牽連。勒令家居。不許在外行走。又幾年。以疾卒。

沈確士德潛嘗語予云。芬若工畫。可繼惲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時無對。不特長于詩也。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有芝仙書屋集一卷。計詩二百三十餘首。籍貫仍刻海隅。而出居庸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之句。確士亟爲予稱之。惜未刻集中。無從見其全也。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朿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壯子。實係更定云。

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鎖鐺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塗。無刺刺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遏絕紙筆。臨風闇誦。飲泣而已。夫寄弟詩也。而謬曰寄妻。東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伊原配陳夫人。此時尚無恙也。而竟以河東君爲妻。並后匹嫡。古人所戒。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檢可知矣。

徐復祚、字陽初。號蘐竹。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

黎、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倣陶九成輟耕錄作邨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歎于寂寞也。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爲言于陳君亦韓。祖范載入文苑傳中。

顧復字復生。邑人也。習岐黃業。兼能詩。嘗有句云。初暑餘春氣。殘雷變晚晴。余極愛之。謂可與唐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竝傳。生平詩篇甚夥。其稿如束筍者數卷。余見之于支川法城禪院。蓋其子在院中爲僧云。

詢字、韻書入十一眞。相倫切。音同荀。咨也。尚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于芻蕘。左傳、咨親爲詢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又本韻中閩字竝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況詩本以聲韻爲主。豈可以不識字乎。

吾邑馮舒、字已蒼。嗣宗先生復京子也。嘗以議賦役事。語觸縣令瞿四達。瞿深銜之。會已蒼集邑中亡友數十人詩。爲懷舊集。自序書太歲丁亥。不列本朝國號年號。又壓卷載顧雲鴻昭君怨詩。卷末載徐鳳自題小像詩。語涉譏謗。瞿用此下已蒼于獄。未幾死。蓋屬獄吏殺之也。已蒼之孫修與余善。爲述其顛末如此。又聞已蒼在獄中。梏拲而桎。友人往候之。已蒼自顧笑曰。此特馮長作戲耳。蓋已蒼頎然長身。人以馮長呼之。馮長與逢場同音。故云爾。

陳絳趺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其子宿源（溯潢）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瀛臺。題卽爲瀛臺賦。宿源亦于是科登賢書。在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慄幾不能下筆。宿源卽以燕都賦改竄成篇。頃刻而就。世祖覽之稱善。欽定第二名。

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于韋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中中陳溯潢。溯潢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爲男字。言中式男。鄧無分也。

錢錦城。字鏡先。宗伯孫也。少以詩名。有集一卷。其家副憲爲序。嘗之京師。攜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見其序。卽曰其家有湘靈鼓瑟（陸燦）在。舍之而求副憲。是從爵位起見也。詩可知矣。遂擲去不觀。

武林有松仙人者。隱居南高峯下。不衣不食。有道術。能前知。吾邑魏叔子（沖）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請一決。踰年以原字寄還。旁批四不字。後叔子果不登甲榜。又無子。死時年未六十。家貧甚。幾無以斂。一一如松仙所決。同里顧潤寰。家無儋石。而性好施。予嘗于嚴冬晨起如廁。廁上先有人在。而下體無袴。潤寰惻然。卽脫己袴贈之。其濟人多此類。後生子麟。中順治甲午舉人。

陳眉公臨終時。手書影堂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歲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鳶飛魚躍。遺筆囑諸子云。內哭外哭。形神斯惑。請將珠淚。彈向花木香國去來。無怖無促。讀書爲善。終身不辱。戒爾子

孫守我遺囑。又遺命葬佘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樹。子孫默識其處而已。先生于去來之際。從容如此。雖學問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爲業。一日舉網溪邊。時已薄暮。仿彿有人語云。我已守候多時矣。小頃。有戴鐵冑者至。卽我替人也。未幾。果有人到溪邊。以釜覆頭上。將褰裳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處有鬼。無以性命輕試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幾又仿彿語云。守候良久。纔得一人。又爲兵部尚書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爲彼呼我爲兵部尚書。我漁人也。何自而爲此。是時在晉猶未生也。厥後晉舉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果贈祖如其官。

江陰李忠毅公死閹禍。時年甫三十有四。子尚幼。而太公方在堂。爲撫孤寡。頗費經營。乃大書一聯于廳事云。謀生我爲添蛇足。報國兒曾捋虎鬚。蓋紀實也。後忠毅受卹典。而太公亦誥封如其官。年至八十餘而終。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本韓偓詩。

熊大司馬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吾邑錢某少年頗攻房術。延方士張思任于家。欲爲大陰。遂致腐爛。同年徐季元（待任）作詩嘲之。有去柄爲司禮留胞作相公之句。舉人薄味元聞之。一笑脫頤。時味元適在妻家。妻父黃悟元延醫張又元治之。百方不效。兩日竟死。邑中爲之語曰。錢某陽物笑殺舉人薄味元。急殺詩人徐季元。難殺醫人張又元。苦殺

丈人黃悟元。

某宗伯序馮定遠詩。比其人于劉孝標、馮敬通。見者以爲實錄。按兩人皆有悍妻。而定遠亦如之。于是陳在之獨酌謠中。遂有馮君詩序。由口叟叱狗蒸梨事。滿篇之句。自注云。孝標以下儗人于倫。何其刻也。定遠之子行賢。以陳詩發其父之隱。遂深銜之。會在之情味集刻成。行賢吹毛索瘢。不遺餘力。至批其後云。開闢以來。無此不通之人。余謂在之之詩。雖多可議。然行賢之論。未爲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燬于火。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盡得其指授。而背輒毀定遠。不遺餘力。定遠比之于逢蒙。徧訴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或因聲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詩老露渭（譽昌）嘗爲余言。人有終身爲詩不能成家。而間有好句。亦難盡泯。吾邑如徐潢詩、有僕去身爲得力奴之句。馬永奠詩、有苦菜根多鍊齒牙之句。李某詩、有病得中醫不費錢之句。皆警策可誦。此正如諺所云。低棋也有神仙著也。

余同里閒之友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皆當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頗爲曲肖。侯君秉衡（鉉）曰光明俊偉。陳君亦韓（祖范）曰澹泊寧靜。汪君西京（沈綉）曰秀發飛揚。謝君憲南（元陽）曰短小精悍。家西澗（村任）先生聞之。以爲大類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光明俊偉侯秉衡。秀發飛揚汪西京。澹泊寧靜陳見復。短小精悍謝廷岳。見復者、亦韓自號。廷岳者、憲南自號也。先是余亦自號曰雲北山人。憲南因續之曰。軒豁呈露王雲北。恰叶陳謝兩君別字。亦可謂巧合云。

先生之稱自論語曲禮始老先生之稱自史記賈誼傳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于史記龜錯傳學申韓刑名于軹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先生者如漢書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外此未嘗混施也今則不然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醫卜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矣甚則輿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學謂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況先生之爲義漢儒以先醒釋之今日衆人皆醉誰爲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不以爲愧舉世波靡亦可嘆矣

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極尊者也外省則自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國初以來皆然余己巳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謂阮亭所云己巳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弇州時風氣已大異今則一登南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距己巳三十餘載而風氣又爲之一變矣

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苶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濫極矣有明作者如崆峒滄溟二李先生言詩必漢魏必三謝必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國必史漢殆亦所以

矯之後人動輒詆毀恐未足爲公論也

雲間曹諤廷一士嘗與余論古文言及歸太僕因述其鄉焦孝廉廣期袁慕之言謂太僕集外尚有無數好文章恨未見耳余訝而問之諤廷笑云焦先生之意蓋謂太僕惜以下壽卒假使再延數年給事館閣應更有高文典册垂于後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則謂太僕集外尚有無數文章豈爲過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鬻書爲業而喜交士大夫又時時載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年甫六十即製一棺極其精美所至輒載以自隨謂逆旅旦夕不測身後可無慮也會邑中魏允恭士升以泰安令行取入都得疾遽歿倉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子肇故與允恭善是時亦適在京邸乃即以所載棺與之子肇自爲計乃適供允恭用事亦奇矣

譚清字冰仲善琴得季連礎之傳胡笳四序尤爲擅場所居在邑之支塘編竹爲屋環以疏籬流水桃花如武陵世外與至一彈再鼓餘韻悠然既歿後猶有琴聲隱隱從竹屋中出風清月白之夜邨人往往聞之

董元宰先生嘗至吾邑孫方伯家方伯有所親某田舍翁也而慕董先生名聞先生至特拏舟入城介方伯以見既揖罷即袖出紅紙二幅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援筆爲大書福壽二字與之

陳典字玉先邑人也善畫牡丹一時推重生一女頗能詩嘗作閨怨一首以溪西雞齊啼爲韻而以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十八字，連入八句中，其第二聯云：一春羞見雙飛燕，五漏愁聽三唱雞，好事者至今傳之。

鄧𣏌，字文度，號梓堂，吾邑正嘉間名儒也，邑志及先賢事略俱不言其善畫，而余家所藏一扇，係先生所繪山水，後面自爲跋，其跋云：水巖先生屢約遊西湖，爲拙朽因循解興，拙擬以畫景適其高趣，尋常多倣石翁巨幅，尚欠北峯一面，拙于此用澗士戴靜庵全圖翻爲此景，昔剡原先生謂說杭州當躬詣錢塘，其言有味，可思，𣏌既衰邁，意趣灰冷，脚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異日君倚劍東南，自見湖山面目，吾畫安足據哉，幷成一絕云：西湖我尚爲生客，石叟新圖入臥看，晴雨爲君開淡墨，他時應笑畫家謾，錄上請教，讀此可見老人之懷，臂已弱，援筆不成字，還久諾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鄧某書，予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榜，是畫作于壬寅，則係嘉靖二十一年，相距三十六年，是時先生之壽，殆已踰七望八矣，畫頗秀潤，不類老人手筆，而字甚朴拙，殊未成家。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明其爲師也，又大學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陳氏謂程子上加子字者，倣公羊傳注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又列子首篇稱子列子，乃對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爲師也，故張湛注云，載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耳，然則冠子于氏，豈可槩用哉，余觀汪鈍翁集中，有題容安軒記一篇，自稱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孫衍犀首本一人也而鈍翁文中既用公孫衍復于蘇秦張儀之下繼以犀首一時以爲笑柄予外王父張公（九苞）述其師湘靈錢先生（陸燦）之言如此今鈍翁集中有蘭室記謂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爲一人不害其爲良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爲大儒司馬相如不知枇杷之卽爲盧橘不害其有詞賦名豈因往日之失而潛以自解與

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于詩序一篇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周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詩歸訐云四口字疊出妙語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周元亮（亮工）錢爾斆（陸燦）兩先生俱辨其謬以爲四口字乃古方空圈蓋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誤近予見宋板大戴禮乃秦景暘閱本口字竝非方空圈景暘諱四麟係前代邑中藏書家校訂頗精審可據馮嗣宗先賢事略中稱之觀此則周錢兩公之言殆非也

濟登茲三字見昌黎鄆州谿堂詩序又見南豐滄洲上殿劄子吾邑嚴思菴（虞惇）先生殿試策中用之在廷諸公竟未有識其所自出者而坊間通行選本古文濟字俱刻躋字諸公反以思菴爲誤相約上若問當以筆誤對噫宰相須用讀書人信哉

漢疏廣疏受本叔姪也而漢書二疏傳則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竝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則叔姪亦可稱父子矣唐房式與房次鄉亦叔姪也而昌黎作與元少尹房君墓誌敍述房式之言則白子與吾兒

次鄉游。是則叔之稱姪。亦可云吾兒矣。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爲吉凶也。唐人云。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纖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證也。

柳子厚文本國語。却每每非國語。曾子固文宗劉向。却每每短劉向。雖云文人反攻。然學之者深。則知之者至。故能舉其病也。

顧仲恭大韶云。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閩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稱者。以其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類。昔年吾友買一宅于城北。其賣宅之家。帷薄不修。舉國悉知。既遷入。遂大署其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蓋所以自表見其家已徙去也。世俗稱人曰漢子。猶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據此以爲漢子乃賤丈夫之稱。似與世俗所以稱人者。其意正相反。顧仲恭炳燭齋隨筆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夏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予按愷其本中國產。故宣帝稱爲漢子。而非賤丈夫之謂也。陸說誤矣。

諢諢字。出揚子法言。周書、諢諢爾。按注李軌及柳宗元云。諢諢、不阿附也。宋咸云。猶察察也。吳祕云。猶言諤諤、謂其明正也。司馬光云。明直貌。今時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書渾渾爾。遂將渾諢字連用。竝作

淳淳悶悶解謬甚

時文施硯山（維翰）河東凶亦然篇中股出比云河東吾股肱郡用季布傳語也對比云河東自古帝王都坊選疑其無出遂句讀之按史記魏世家云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此作者所本蓋以史記注對史記也顏之推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信哉

諺云急來抱佛脚蓋言平時不爲善而臨難求救于佛也孟郊詩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可知此語自唐時已有之

日知錄云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然余觀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于涼州造浮屠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云云而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觀此則公輸與魯般本有二人矣章中丞律作鳴鳳邑人也嘗以副都御史出撫雲南時巡按其地者爲何御史某其父昔以賣笠爲業章故性倨少禮而尤以是輕何會何入謁請講鈞敵禮章益怒寺門有兩石獅命笠其首蓋以御史本豸冠豸爲獅類所以戲之也何既入謁章送之出直至儀門外謂何曰君不見獅子頭上戴笠乎何卽云獅子回頭便喫獐以獐與章同音也由是構怨益甚未幾何以考察黜而章還南京理院事何遂訐其入夷人賂有姦贓按驗雖不盡實然章竟以是免官

明時錢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橫。每至波濤險處。則謂一舟性命死生。盡在吾手。輒索財物不已。吾邑陳公虞山察爲浙江按察使。聞其狀甚惡之。遂潛行至江頭。僞爲問渡者。既解維至中流。則舟子惡狀果如所聞。公乃曰。陳按察新政甚嚴。汝輩獨不畏乎。舟子曰。政雖嚴。那見有煮人鍋也。公既歸署。則下牒錢塘尹逮舟子至。公乃設竈置十大鍋。從壁後爲竈門。謂舟子曰。此非所謂煮人鍋邪。舟子乃悟向者問渡之人。卽按察公也。遂置舟子于鍋中。而呼其妻至。謂曰。竈門有十。不知何鍋有汝夫。在任汝擇一燒之。幸不幸關乎命數。無怨我也。迨舉火。則適于其夫所置之鍋。于是遂死。聞者咸謂天道不遠。爲之快心焉。

邑人王有德善卜。決人禍福不爽。古之蜀莊也。小時貧甚。除夕幾不能舉火。謂其婦曰。吾聞城隍神甚靈。元旦第一人入廟焚香者。必獲福。我明日有此意。而無香與燭。奈何。婦曰。君無憂。我囊中尙有五文在。可以辦此。既寢。卽夢神謂曰。爾勿患貧。我廟中香爐下有錢三文。爾其往取之。衣食在是矣。有德覺而異之。天未明卽起盥漱。急趨至城隍廟。人猶寂然也。適有賣香燭者至。卽以五文買之。未幾而廟門啓。乃燃香燭入拜。拜旣畢。因夢中神語。試從爐足覓之。果得光背錢三文。後世占者以錢代蓍。必用光背。神蓋命之以卜也。有德歸而習之。垂簾市門。日獲錢數百。遂植其產。後其孫曰俞。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而曾孫澧與之同榜。父子連鑣。邑人稱爲雙王云。

王餘姚中恬。中天啓丁卯科鄉榜。再上公車不第。祈夢于韋蘇州廟。夢神與一等子。未解所謂。迨至崇禎癸未。與子蘭陔比部中同榜進士。而夢始驗。後中恬爲浙之餘姚令。而蘭陔適知金華府。金華與餘姚相

距一衣帶水逼除迎父至官舍團圞度歲亦宦遊僅事也

錢圓沙先生陸燦晚年極喜出游芒鞋竹杖躩躆里巷間門人間亦隨其後先生貌既魁悟衣冠又復古雅路人多屬目之先生輒與拱手門人問曰彼何人斯先生曰不知也然則何以與之拱手先生曰人既曰歸于我而我不與爲禮彼得無怒我邪此老蓋猶有前輩風流也

世俗新婦歸寧其夫與之同往謂之雙轉馬按左傳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此卽雙轉馬之始

近人讀書句讀多不能精審如左氏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年長矣當以絳縣人或爲句猶云絳縣或人也此係倒字法今人或以絳縣人三字讀斷或以七字連讀皆非是又昌黎祭十二郎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按幸其成待其嫁二語本自相對今人誤以待其成長爲句則長字既與上教字不對針而下句亦不成句法矣又昌黎柳子厚墓誌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名可立致顧藉猶顧惜也卽昌黎上鄭相公啓無一分顧藉心之語可證則顧藉二字當連上不自貴重爲句無疑至于左傳宣二年去之夫國語野處而不曜等處之誤近人已有言之者故不復贅

吾邑聚奎塔之建始事于觀察蕭公其後錢某因鄉人戴老之夢遂矢願鳩工而其資實無所出乃言于邑令凡邑中有以人命告官者不用按律擬罪惟罰其家貲自百兩以至千兩罰助建塔其說以爲藉此

功德。可以拔死者之苦。可以贖生者之罪。一舉兩得。謂之塔議。卽壽考令終者。亦或借端興辭。以造塔爲詐局。邑中譁然。以塔爲大尸親云。

改嫁女子失節事也。而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捕盜賤役也。而徐武功張南坡墓誌云。世爲公家弭盜。蓋古人尙質。作文務得其實。凡今世所恥言而必隱諱其事者。在古人往往于墓誌中見之。

雲麾將軍碑石。蕪沒良鄉驛舍。裂爲柱礎。明內鄉陳蔭知宛平縣。以他石易之。輦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當時以爲佳話。長洲王雅宜工草書。嘗養疴吾邑白雀寺。以所書鐫石。人稱白雀帖。字跡飛舞。吾家弇州司寇極稱之。今石在賓湯門內質庫中。以所刻字面土作堵除用。倘有好事如陳蔭者。以他石易之。而輦貯得其所。語非亦一佳話。

博物志云。澹臺子羽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此與莊子列禦寇篇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語意正同。子羽聖門高弟。觀其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自是禮法中人。螻蟻魚鱉之言。雖屬曠達。然與平日行事大不相類。其爲後世附會無疑。

雀入大水化爲蛤。雉入大海化爲蜃。蛤與蜃原不皆雀雉所化也。特雀雉所化者。亦有之耳。予謂輪迴之說亦然。謂輪迴爲必無者。宋儒之偏見也。謂輪迴爲必有者。亦佛氏之妄論也。然予觀列子。有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之言。則知輪迴之說。自佛氏未入中國以前。固已開其端矣。

馮定遠班嗜酒。每飲輒湎面濡髮。酩酊無所知。適當學使歲校。定遠扶醉以往。則已唱名過矣。學使以後至詰之。定遠植立對曰。撒溺。蓋猶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學使大書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隸人扶至號中。定遠據席酣睡。至放牌聞砲。然後驚醒。始瞿然曰。我乃在此。因問鄰號生四書何題。五經何題。是日四書次題爲今夫奕之爲數一節。定遠因作奕賦一篇。經文五篇。伸紙疾書而出。迨案發。名列六等。定遠因大書一聯榜于堂中云。五經博士。六等生員。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爲內弟。而某宗伯譏之。今世俱以妻兄弟爲內兄弟。見之於詩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昂發作畏壘筆記。亦曾辨其失。但以內外兄弟爲出白帖。則又未免數典而忘其祖矣。

檀弓。稽顙而後拜。顧乎其至也。陳澔集說云。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稽顙以致哀於親。拜以謝賓之來弔。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爲極自盡之道也。又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孔穎達疏云。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余按古人喪中。衰麻不去於身。哭泣不絕於口。故練不羣立。不旅行。恐其以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不弔。恐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爲忘弔也。今人居憂

既不能絕交際往來則致札及投刺於人仍用頓首爲是見世俗書稽顙者往往而然若以爲居喪之禮當如是不知稽顙所以致哀於親非所以致敬於人也亦失之甚矣

沈確士（德潛）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而言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謂詩中不妨假借若紀時而以四月爲清和月則萬無此理甚至有幷去月字而稱某歲清和者尤堪掩口

漢書佞幸傳紅陽侯立嗣子融從淳于長請車騎顏師古註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昌黎劉統軍墓誌云子四人嗣子縱長子元一次子景陽景長又節度使李公墓誌云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曰元立曰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昌黎所謂嗣子與漢書正同皆所謂嫡長子也蓋庶出之子雖年長於嫡出而不得爲嗣子故劉誌於嗣子之下又云長子元一而李誌於長曰元孫次曰元質之下又以元立爲嗣子也古人嚴於嫡庶之分卽此可見

某宗伯詩法受之于程孟陽而授之于馮定遠兩家才氣頗小筆亦未甚爽健纖佻之處亦間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陽之神韻定遠之細膩宗伯亦有所不如蓋兩家是詩人之詩而宗伯是文人之詩

吾邑之詩有錢馮兩派余嘗序外弟許曰滉詩謂魁傑之才肆而好盡此又學錢而失之輕俊之徒巧而

近纖此又學馮而失之長洲沈確士德潛深以爲知言

丈人之稱始見於周易王弼註云嚴莊之稱也孔穎達正義云謂嚴莊尊重之人也繼又見於魯論包咸註云老人也若以此稱妻之父不知起於何時然其來亦久矣裴松之宋元嘉時人也其註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稱妻父爲丈人在元嘉時已然通鑑載元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又祭楊憑文云子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此皆稱妻父爲丈人之證也又子厚集有祭獨孤氏丈母文則更稱妻母爲丈母與今世正同若通鑑載韓滉稱劉元佐之母爲丈母是又爲女人尊者之通稱耳

昌黎元和聖德詩有駕龍十二魚魚雅雅之句魚魚雅雅向無註釋余謂雅乃烏雅之雅蓋烏雅之雅韻書本有五下切不特作平聲讀也魚魚雅雅殆取婕妤之義言馬之行如魚貫如雅陣耳

天子初崩曰大行按史記李斯傳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大行二字始見于此而陳澔曲禮天王登假句注云登假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又應劭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謚號故曰大行皇帝而唐寅四庫碎金因其說遂謂行卽德行之行豈以張守節謚法解序有大行受大名之語故云爾耶余按唐氏之說與陳註迥異然讀爲去聲與陳註正同今人則俱讀作平聲不復知其誤矣

張說有虬鬚客傳鬚字今本誤刻爲髯按楊彥淵筆錄云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鬢曰鬢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詩虬鬚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常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則吾于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爲改易乎考其謬始于紅拂傳奇流俗之承譌蓋其來久矣

柳南隨筆卷二

邵陵字湘綸號青門。邑人也。兩頰于思。然人呼爲邵髯。不以名字。爲詩宗樂天、務觀。有自得之趣。而武遇有邵長蘅者。亦自號青門。亦多髯。亦工吟詠。又生于同時。而陵字湘綸。長蘅亦字子湘云。

吾邑汪太史玉輪（繹）以康熙丁丑舉禮部。未及對策。而以外艱歸里。迨庚辰服闋北上。邵青門送之詩云。已看文彩振鵷鸞。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緒言吾解說。狀元原是舊吳寬。是年汪果大魁天下。

吾邑翁大司寇（叔元）致政歸里。頗極聲伎之樂。嘗于暮春開讌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門爲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青門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玲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楊風。

邵青門善詩。楊子鶴善畫。葉佩蔥善度曲。竝居邑之西郊。予嘗目爲西郊三絕。一友謂予曰。西郊本有四絕。奈何遺其一乎。余訝而問之。友人曰。沈皮、工革履是也。予爲絕倒。

徐汝讓號欽寰。大司空栻之從孫。富甲一邑。而性最豪奢。揮金如糞土。嘗于春日市飛金數斛。登塔頂散之。隨風颺去。滿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無處不飛金之詠。又嘗從洞庭山買楊梅數十筐。于雨後置桃源磵。遣人踐踏之。磵水下瀉。其色殷紅如血。遊人爭掬而飲之。又嘗至白門。買碗于市。而揀擇過甚。主

人出語徽侵欽寰欽寰怒卽問碗有幾何酬其値千金盡取而碎之衢路爲滿至以碗足甃成衙道云

徐錫允字爾從廉憲待聘之子文虹其自號也家畜優童親自按樂句指授演劇之妙遂冠一邑詩人程孟陽爲作徐君按曲歌所謂九齡十齡解音律本事家門俱第一蓋紀實也時同邑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爲園于東皐水石臺榭之勝亦擅絕一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目爲虞山二絕云

家西澗先生材任說張之杜中順治辛卯舉人連上公車不第因就朱方旦問之方旦書示云正心誠意道德仁義方可看長安春色至己亥歲張又入闈正心誠意者闈中首題爲欲修其身六句也道德仁義者次題爲道之以德二句三題爲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八句也

西澗先生又云京師正陽門關壯繆廟籤最靈驗先是順治時詞林多授外職而張太史永祺已在內幾年于例亦應遷去因祈籤于壯繆得青燈黃卷且勤勞之詞而燈字印板失火傍數日後張竟授青登萊道入境時書吏投册首名卽黃卷也張因籤語恐其舞文牽累遂斥去不用歷三年張復轉大梁道乃喚黃卷入爲逃不用之故且曰若亦喫了苦矣遂出五十金賞之

古稱秀才曰措大謂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爲相公然今日之秀才偸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大半皆子游氏之賤儒也謂之能措大事可乎吾鄉之俗五十年前猶有稱秀才爲官人者日知錄謂官人者南人所以稱士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猶爲近古今則一青其衿便稱相公方以爲固然矣至于吏胥之稱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時或云明洪武二十四年詔歲貢生員不中其稟

食五年者。罰爲吏二十七年。又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人以其曾爲秀才。故仍呼爲相公。相沿既久。遂以相公爲吏人之通稱。或云自張士誠走卒斷養皆授官爵。至今吳俗稱椎油作麵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吏人爲相公。二說未知孰是。要之惟名與器。古人不以假人。況相公爲變理陰陽者之尊稱。豈可加之胥吏。予觀洪武實錄。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推而言之。則相公之稱。不在所當禁乎。

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陳澔集說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爲婦也。吾鄉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禮送至壻家。不論舅姑在無。輒書刺曰廟見之敬。無論三日非廟見之時。而亦何以處舅姑之存者。其亦失于考究矣。

秦改封建爲郡縣。而不知郡縣之名。自周時已有之。但後世郡大于縣。周時則縣大于郡耳。按逸周書作雒篇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左氏哀二年傳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皆縣大于郡之證也。韓宗伯制義。本朝推爲大家。操觚之士。今家置一編。而古文之工。則知者絕少。所著有懷堂集。筋力于南北二史。疏疏落落。若不經意。而每篇必有一二會心語。爽人心目。其品格當在堯峯之右。吾友陳亦韓祖范曾讀書寒碧齋。宗伯每有撰著。輒命之謄寫。因語之曰。汝輩第知我時文耳。然我他日之可傳者。在古文而不在時文也。蓋宗伯之自信如此。

吾邑錢玉友良擇詩十卷。各撫曇集。古體規昌黎。今體撫昭諫。氣雄調響。見者率震而矜之。然如米氏作作

字知險絕爲工。而赶赶自雄。去鍾情王態遠矣。

吾邑許暘谷（徵）詩婉約整秀風調在浣花丁卯之間。同里錢玉友目爲詩家鄉愿。然集中亦有超詣之作。如過馮定遠故居一首。予最愛之。詩云。重來歔歌處。秋草閉門深。四海孰知己。一生空苦吟。青山身後影。黃葉病中心。不耐鄰家笛。蕭蕭風滿林。

邑諸生王某。與錢木菴（良擇）友善。見木菴工吟詠。王亦間效之。一日。木菴過其居。適几上有所作詩。方欲取視。而王藏去不肯出。木菴問是何著作。王不對。木菴笑曰。吾知之矣。此必七字時文也。噫。今之秀才。撐腸無字。漫學婆和。其不爲七字時文也者幾希。

吾邑馮簠伯（武）詩有珠圓花上露。玉碎草頭霜之句。一友向予誦之。歎爲工絕。予不以爲然。友人請其說。予曰。律詩對偶固須鉄兩悉稱。然必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見變化不測。杜律所以獨有千古。職是故也。若拘拘乎取青儷白。如邨學堂中對類。則拙手優爲之矣。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築一精舍居之。而顏之曰我聞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義也。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問曰。公胡我愛。曰。愛汝之黑者髮。而白者面耳。然則汝胡我愛。柳曰。即愛公之白者髮而黑者面也。侍婢皆爲匿笑。

吳門繆侍講念齋（形）少延宋既庭（賞）爲師。而嘉定許子位（自俊）與宋友善。時年已望六矣。閒過宋館舍。侍講輒以伯呼之。迨康熙丁未。侍講大魁天下。而庚戌會試即爲同考官。子位竟出門下。侍講每語嘉定人曰。

吾中丁汝鄉許伯矣。

吳祭酒梅邨（偉業）連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曦）始生。時唐吏部東江（孫華）已爲名諸生。年亦及強矣。湯餅會客。儼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華亭王文恭公（頊齡）寬然長者。于物情多所未諳。一日偶至廳事。望見兩犬交媾。意童子戲結其尾。連而不開。卽叱曰。畜生何罪。而使之若此。邪聞者絕倒。

古之撰行狀者。將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館編錄地也。故行狀之名。獨不可施于婦人。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爾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予見唐叔達三易集。有龔孺人、沈孺人、李孺人、及先妣盧孺人行狀四篇。我不知其何據。叔達固博雅名士。而此恐未可爲訓也。

世有善泅者。往往能伏水底。謂之打沒頭。此卽莊子達生篇所謂沒人也。郭注、沒人謂能鶩沒于水底。予按鶩、鴨也。鴨性能沒水。故云鶩沒。

左傳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衞。且復致公壻池之封。此書傳壻字之始。亦卽後世奩田之始。

今世童子。暑月輒以竿黏蟬爲戲。此蓋三代時已有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痀僂者。承蟬猶掇之也。注、蜩蟬也。以竿黏曰承。掇、手取也。

吳俗以行次稱人曰官。在古已有之。駱賓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師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南臺而拾青。又秋夜送閻五還潤州詩序云。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走金陵之地。（通鑑。梁武陵王稱湘東王曰七官。疑爲稱官之始。）樂天西樓月詩用仄韻。而方虛谷收之律髓中。馮已蒼（舒）云。白集正作律詩。以其有聲病故也。唐人此類極多。品彙出而廢矣。

予所居徐市。在縣東五十里。徐大司空栻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竝擅高貲。而一最豪奢。爲太學欽寰。予前既敍其事矣。而一最慳嗇。則爲諸生啓新。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常以縋繫脂。懸于當竈。而縋之操縱則于書室中。每菽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縋放下。纔著釜。聞油爆聲。即又收縋起。恐其過用也。爲子延師。而供膳甚菲。邨中四五月間。人多食蛙者。然必從市中買之。啓新以蟾諸類蛙。而堦下頗夥。即命童子取以供師。每午膳師所食者。止葷素二品。一日加豆腐一味。豆腐者。以麵和豆共煮者也。師既食畢。疑而問。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于常品之外。忽加豆腐。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噉者。既而復吐于地。主人惜之。故取以爲食。師以其穢。爲之吐嘔不止。所畜雨具。有革履三隻。一留城。一留鄉。一隨身帶之。蓋防人借用也。嘗命籃輿山遊。自北至西。諸名勝徧歷。輿夫力倦。且苦腹餒。啓新出所攜蓮子與輿夫各一曰。聊以止飢。輿夫微笑。蓋笑其所與之少也。而啓新誤以爲與夫得蓮子故喜。即曰。汝輩眞小人。頃者色甚苦。得一蓮便笑矣。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而所記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學魏叔子（沖）見之。爲諸語曰。君不特費紙。并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買腐菜

各一文乎。啓新方以爲然。初不知其謔己也。其可笑多類此。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盧止員外者。蓋卽指啓新也。

前明崇禎初。太倉張天如溥吳縣楊維斗廷樞兩先生。繼東林而起。號召海內名流。大會于吳門。謂之復社。羣小忌之。造蝗蝻錄目爲小東林。至達之當宁頒袖者。禍幾不測。貴池吳次尾應箕亦社中人也。嘗編復社姓氏爲前後二卷。而其孫銘道又爲補錄一卷。所載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吾邑有六十七人焉。其姓名猶在人間者。爲楊嶠子常、許重熙子洽、許瑤文玉、蔣棻畹先、魏沖叔子、趙士春景之、王曰俞喜庾、孫永祚子長、邵世茂羽萬、瞿元錫伯申、孫朝讓光甫。

孫可之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漫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朱晦菴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人于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疆宇皆溷亂不可曉。亦是一弊。余謂小小撰著。若序記等作。不妨以古銜貌時事。如孫鑛所云。若碑誌及傳。蓋所以取信後世者。卽與國史一例。斷不宜用前代名目。予觀馮嗣宗復京常熟先賢事略。其敍事略倣史記。頗有可觀。而官名喜用古銜。如左都御史稱御史大夫。巡撫稱中丞。吏部尚書稱冢宰。刑部尚書稱司寇。左布政稱左轄。按察副使稱臬副之類。不一而足。恐非作傳之體。故特爲之一辨。

盧山僧光熊幻住、哭兄詩云。身經刀過頭方貴。尸不泥封骨始香。某宗伯稱爲沈著痛快。一字一血。近婁東某人詩有題無軒冕詩方貴。囊絕錙銖手亦香之句。其句法似從幻住詩脫化。惜忘作者姓名。

錢爾啟（陸燦）先生九日登山樓句云。更上一層如世外。閑思千載幾斜陽。不惟詩句之佳。而此老胸襟高曠。亦可想見。昔人所稱文外獨絕。此殆足以當之。

爾啟先生。爲舊常熟令趙公題魯橋萬柳條云。五柳先生萬柳條。罷官猶戀綠絲縧。魯橋一帶垂垂意。歲歲春風簇舞腰。先生詩學杜甫。骨格老蒼。此首獨婉約可誦。大似晚唐名作。

馮定遠（班）梅花詩。若教帶影和香賞。難得無風有月時。名句也。近馬扶曦（元馭）反其意云。無風有月尋常事。難得人閒對此花。亦佳。

明初闈中命題與今制異。有首二三皆論語者。如洪武丁卯應天鄉試。首題、興於詩三句。二題、老者安之三句。三題、克己復禮爲仁三句是也。有首題論語。二三題皆中庸者。如永樂乙未會試。首題、老者安之三句。二題、中也者至萬物育焉三句。三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是也。有首二題皆論語。三題中庸者。如宣德庚戌會試。首題、孔子於鄉黨二節。二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一節。三題、洋洋乎至待其人而後行是也。有首題大學。二題論語。三題中庸者。如正統丙戌會試。首題堯舜帥天下以仁一句。二題克己復禮爲仁五句。三題凡事豫則立二句是也。

十二年爲一紀。取歲星一周天之義。孔子猗蘭操云。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年紀二字始此。

俗稱天氣涼爲風涼。亦有本邢昺論語疏。風涼于舞雩之下。杜詩、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俗謂輕物爲重物所壓而致極碎者曰齏粉。莊列禦寇篇、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齏粉二字始此。

春秋襄二十五年傳。楚遣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彊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又史記游俠傳。雒陽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此世俗居間二字之始。俗以葬柩爲舉襄。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此必俗語所本。但杜注、襄成也。襄事、猶言成事。若云舉襄。殊無文理。況凡事皆可言襄。何必獨指葬說。又俗以匡襄訛作劻勷。亦謬甚。劻勷應作恇攘。言急遽之狀。若贊助成事。應作匡襄。亦不可不辨。

左氏莊二十一年傳。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又僖二十四年傳。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傳。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國語。尤作郵。楚子曰。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按尤過也。今人不究尤字之義。通作效法語用。大謬。

左氏宣十二年傳。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蓋言師之武臣之力。故下文分頂云。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見近時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師武臣者。于義殊未安。

史記留侯世家。良學辟穀。呂后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按白駒過隙。本莊子知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白駒、或云日也。隙、孔也。

宋人田元邈江梅詩。冰膚宛是姑仙女。按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注云。藐姑射。北海

中山名也。據此則姑仙二字。用來殊不成語。且因一姑字而遂誤認爲女。尤可笑。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按呂氏春秋竟作人名。于理亦順。蓋其人名躬。以其爲人之直也。而遂謂之直躬。如莊子狂接輿後世顚旭之類。

公羊傳。古人尙質。雙生以後生者取以爲兄。而西京雜記則云。霍將軍妻產二子。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生嚚。以巳生良。則以嚚爲兄。良爲弟。霍氏亦以先生爲兄。據此則公羊之說。亦未盡然。

記者記其事不下一斷語。故陳后山云。今之記乃論也。予謂古人之記之佳者多矣。然必如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韓公畫記。乃爲記之正體。

今人事事不如古人。而有二事却勝之。歷法之密也。算法之巧也。

前明隆慶時。吾邑某公爲顯官于朝。方以氣節名天下。于是門下蹔養輩。多有竊其重以行者。而同時某公爲御史。其門下亦如之。獨嚴文靖訥、陳莊靖璚兩公。嚴戢家人。不許漁食鄉里。里中爲之語曰。甲半分。乙白奪。陳不管。嚴老佛。

歸湘、字溶溶。吾邑閨秀也。有春日郊居四首。頗傳誦一時。今錄其半于此。其一云。竹翠沙明迥絕塵。清江荇暖鴨知春。門前車馬應嫌僻。鏡裏鶯花不笑貧。幾陣疎風開柳絮。一番瘦雨淨苔茵。年來種得桃千樹。偷做仙源學避秦。其四云。碧紗搖綠印芭焦。花底烹泉捲素濤。昨夜雨深催芍藥。連朝日麗熟櫻桃。柳絲

拂路綠陰亂。麥隴翻雲翠浪高。一曲洞簫良夜靜。清風明月任逍遙

蘇世長、本唐名臣。而史載其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于都街。伍伯疾其詭。撻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此事殊可噴飯。因錄之。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于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遂力辭之。先生歿後。門人私諡爲文介。卽此一事推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

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曙。故字曰扶桑。爲諸生時。好以駢體爲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曰同聲。而孫實爲之領袖。同社多效其體以爲文。而風氣遂爲之一變。所選丁亥房書。名曰了閑。悉六朝麗語。風行海內。一時紙價頓高。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乃與進士肯廷清、繆慧遠、史樹駿舉人毛重倬同時被逮。扶桑至褫其衿。予見了閑首義。爲學而時習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緬古之香。杜隕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題三節。通篇語皆類是。聞此篇雖刻他氏。實扶桑自作。卽一原起。而搆思一日夜云。

吾邑秦蘭徵字元芳。所著天啓宮詞。頗佳。今朱太史竹垞彝尊日下舊聞、載陳惋天啓宮詞五首。實爲元芳作。而繫之于惋者。蓋如齊邱化書、郭象莊注云。

明高祥妻許氏。吾邑節婦也。其墓在石梅之左。與翁氏世祠接。翁因修祠。稍軼其址。許遂現形。翁懼而還之。又錢湘靈先生修邑志。于許傳節去數語。許卽見夢曰。爾滅吾名。我殺爾孫。未幾而先生之孫果亡。其

靈異如此。相國蔣公于丁未歲歸里。爲捐貲百金葺其墓。立石爲門而垣以繚之。

崑山許竹隱虬罷官歸。嘗居其鄉之海藏菴。一夕菴失火。竹隱既趨出矣。復冒火趨入。獨取一蒲團出。人訝而問之。曰。老夫一生受用。都在這個。失去便無處立脚矣。

宋文臣起復。必先授武職。故富文忠公以宰相丁憂起復。授冠軍大將軍。此卽本禮記三年之喪。卒哭。兵革之事無辟。意而却掃編以爲用。墨縗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先儒以爲晉襄親將絀而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縗絰而卽戎。其惡甚矣。然則墨縗卽戎。春秋方書。人以譏之。豈可援以爲例。議論不本經術。卽爲游談無根。此不可以不辨。

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于是書訊剌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識。指爲怪物。近吾友汪西京沈琇喜寫古字。詩文書牘。無不用之。蓋今世之楊備也。亦過于好奇矣。

黃暐日昇蓬窗類記云。商文毅公父爲府吏。生時知府遙見吏舍夜有火光。蹤跡之。實非火也。翼日問羣吏。商某家有何事。吏以生子對。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而馮復京先賢事略中載吾邑嚴文靖公之父。亦爲府吏。亦于吏舍生公。生時亦有火光燭天。知府大驚。推問之。乃公生也。復京之外王父譚半湖。與嚴公之父同爲府吏。相善。其言必可信。非一事而附會兩人者。後兩公復同登宰輔。同享高壽。事亦異矣。蓬窗類記王文恪公傳序

吾邑黃公鉞。以給事中家居。靖難師起。蘇州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爲麾下所縛。竟致身死。公故與

姚相善聞善歿卽具朝服投琴川橋下死邑志及先賢事略所載悉同而明人病逸漫記則云永樂初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誤也

僉州觚不觚錄載江陵相于馮璫處投刺稱晚生已爲可異而吳次尾續觚不觚錄云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與相之房師也宜與大拜後張投刺書晚友生眞千古奇聞矣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爲第二我此與世說友爲我之半一語其義正同比之喜容玉照等稱可謂新而且雅矣世俗所傳感應篇不知作于何代而發端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卽用左傳閔子馬語不易一字繼之云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亦卽尙書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之意也

吾邑孫本芝（朝讓）方伯未第時暑月浴罷坐簷下忽黑雲四起不辨人色有物突如其至目光徑數寸鼻以下皆淺黑色髯垂至地流涎聲濺濺然鱗爪畢露雲護其尾獨不得見意其龍也相距才尺許方伯閉目坐少頃視之則已不見而黑雲亦解駿殆盡起巡庭際無滴水沾濕也

南宋劉宰漫塘金壇人俗傳死而爲神職掌蝗蝻呼爲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禱賽則蝗不爲災而丐戶奉之尤謹殊不可解按趙樞密葵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雒文藝過漢唐身後何以不經如此其爲後人附會無疑也

吾邑馮補之（行賢）善書得魯公筋力而徐南徐（州）善鐫刻刀法亦彷彿伏靈芝補之嘗書金剛經全部而南徐鐫諸石一時推爲二絕今石藏城西梵壽菴菴僧素風禪師（律）然于丁未歲取石陷方丈壁間而詩老王

話山(鬱昌)題其額曰石經室。

孫可望在滇。劫永歷入營。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餉司上日計簿曰。皇帝一員。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罵曰。奴輩不書皇帝一尊。而云一員。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每見神廟中榜一聯云。爲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則昌。爲惡不滅。祖宗必有餘烈。烈盡則滅。其語實本劉向。蓋卽說苑所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是也。

錢一物而具天地之象。以其外圓而內方也。惟人亦當如是。故昔人云。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

小雅斯干章。載弄之瓦注云。瓦、紡磚也。朱子又云。必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云。室女手執一物。如金銀之樣者。意其爲紡磚也。此說恐不然。余見今世紡車之式。下有木一縱一橫。往往以磚鎭之。或于縱木上。或于橫木上。蓋防其搖動也。豈卽所謂紡磚乎。說苑云。和氏之璧。價重千金。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間紡者。介于紡之中間也。此亦足以證余之說矣。

郭巨之孝。古今所豔稱也。然我竊疑之。夫以子分母食爲患。則螟蛉他姓可也。否則棄諸道路。聽人收養可也。何爲必埋之。以絕其生路乎。況爲母者。肯分食以養兒。是兒必母之所愛矣。假使旣埋之後。母詰以兒何所往。則將奚辭以對。若竟對曰。恐分母食。已埋之矣。不適以傷母心乎。此賊恩之大者。烏得以孝稱之。

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乃北平米漢雯也。八月初八日午刻。甫當唱名。忽有飛蝗蔽天。自東而來。迴翔試

院旋復東去禾苗無損人咸異之迨揭曉日金陵諸生見榜多紈袴羣聚而譁幾成大獄好事者競作檄文歌曲喧傳遠近事聞漢雯削籍識者謂蝗能食米天蓋所以儆之云

顧副使璟字英玉華玉尚書之從父弟也罷官歸囊橐蕭然幾無以給昕夕華玉闢息園與英玉所居寒松樓僅隔一垣耳賓朋滿座伎樂雜作招之飲多不赴嘗絕糧華玉餽以斗粟不受也吾邑錢謙貞履之亦與受之尚書爲從兄弟當受之在前明時聲勢與華玉埒而履之所居懷古堂亦與受之隔一垣嘗屬蒲田宋比玉八分書杜句爲堂聯云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其不肯相下之意隱然可見蓋絕類英玉之與華玉云後懷古堂屬閩中張解元超然遠堂聯至今猶存

常熟歷唐四百年宰其地者邑志官司表載六人而郭思謨不與其列友人吳嘉楨徵甡家藏古帖有進士吳郡孫翌大唐故蘇州常熟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誌銘卽爲思謨作也余爲節而錄之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誌云公諱思謨太原平陽人仁孝絕倫感通天地太夫人嘗有疾憶羊肉時禁屠宰犯者加刑日號泣于旻天而不知所出忽有慈烏銜肉置之階上故得以馨潔其膳他時憶菴蘿果屬臞發之辰不可得也公仰天而歎庭樹爲之犯霜雪華而實矣公取以充養且獻之北闕于時天后造周驚歎者久之命史臣褒贊特加旌表無何憶新竹復如向時之菀結又無告焉後園叢篁忽苞而出所居從善里其竹樹存焉公始以孝子徵解褐拜定州安平縣丞下車未幾而胡人作孽公身被囚虜命懸鋒鏑出于萬死之中與其一切之計大殺寇盜載完郛郭招慰使奏加公朱紱攜讓不受屬內憂服闋轉江陰縣丞又應

廉讓舉擢武功尉秩滿遷常熟令凡佐三邑而宰一縣所居必化所在必理專務于德夫何不臧公之二昆長曰思誨次曰思訓俱已先世遺孤凡十有三人或在齠齔或居襁褓公撫之育之出入腹之人不知其諸父蓋孝悌之至也稟命不融春秋五十有九開元九年正月二日寢疾歿于官舍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祔葬洛陽東門平川禮也

潘榮字顯甫別號郭指邑人也家居陋巷書聲琅琅出金石不妄交一人往來惟陸鉞、錢曾、及釋道源而已嘗著法苑紺珠集錢□□極稱之翁嘗與道源書云往辱顯甫潘兄束書執贄款門造謁知其爲温文恭敬強學好問之君子不圖其珪璋文府精理道心富有日新一至於此也紺珠一集貫穿三藏繁簡博約殆將合珠林一覽而爲一書其他著述大都函雅故通文章開國成庀史料皆當殺青繕寫次第出視視世之巵言稗史謏聞淺說費紙灾木者豈止日劫相倍而已哉其爲宗工稱許如此錢曾讀書敏求記亦曾及之稱爲虞山隱君子而邑乘失載名氏翳如俾一生讀書汲古之心力無由表見於世良可歎耳

史記周本紀龍亡而黎在櫝而去之去與弃同蓋古人謂藏爲去也按左傳昭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杜註云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也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顏註云去謂藏之也音邱呂反陳遵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顏註云去亦藏也音邱呂反又音舉三國志華佗傳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裴註云按古語以去爲藏也而周本紀去字古人獨無註釋故引諸書以證之

麋鹿虎豹馬牛羊狗皆獸屬也而爾雅以麋鹿虎豹歸之釋獸以馬牛羊狗歸之釋畜者何歟蓋一育于

山林。一爲人所養故也。今人則于物之四足者。槩以獸目之。不復知有獸畜之分矣。

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聖教序。而友人吳嘉樹（徵譽）嘗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良是。蓋褚公之沒在顯慶三年。而此碑書龍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沒後五年也。後人因此碑未署書者姓名。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添刻數字。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亦不可不知。

古人以同舉爲同歲。見于後漢書李固傳。及三國志魏武帝紀。其稱同年。則自唐始。唐憲宗嘗問李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風俗猶爲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稱年伯。而同年之父。卽不爾。吾邑孫雲津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乃夏桂洲之同年也。而雲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壽之以詩。稱老先生而不稱年伯。其詩卷現藏孫之後人寶洲洪家。可當左驗。今世不論年誼有無。通謁概稱年家。卽屠酤兒亦然。最爲無理。王新城分甘餘話中嘗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來。若不署此二字。見者卽疑爲輕己。輒有拂然之色。亦可怪矣。

眷、親屬也。亦作姺。見記樊噲傳。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姺屬因誅伉。伉乃噲之子。卽呂后女弟呂須所出也。又五代史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是同姓亦可稱眷矣。今世不論親誼有無。并不論相識與否。而書刺概稱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無著落。最爲可笑。又世俗于親屬有親眷之稱。按三國志毛玠傳。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疑。卽爲親眷二字之始。然此乃活字。與今人所稱頗異。

蒼茫二字本皆平聲而古人亦有仄用者如樂天詩野道何茫蒼東坡詩愁度奔河蒼茫間蘇子美詩淮天蒼茫皆殘膜是也近王阮亭苻離弔潁川侯詩亦有平蕪何茫蒼之句句法似卽本之樂天云

柳南隨筆卷三

律詩起于初唐。而實胚胎于齊梁之世。南史陸厥傳所謂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此聲病之所自始。而卽律之所本也。至沈宋兩家。加以平仄相儷。聲律益嚴。遂名之曰律詩。所謂律者六律也。蓋指宮商輕重清濁而言。不特平而平仄而仄已也。卽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少陵所云。晚節漸于詩律細。意必于此辨之至精爾。若以對偶言律。則唐人律詩。固有通首不對者。而五七絕句。昔人謂之二韻律詩。亦謂之小律詩。又何以稱焉。

詩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卽古體亦有之。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唐虞以前詩。已有律矣。明人林希恩云。曹植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杜甫同谷歌。有客有客杜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又予觀李商隱韓碑一篇。封狼生貙貙生羆。此七言皆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此又七言皆仄也。然而聲未嘗不和者。則以其于清濁輕重之律仍自調協爾。趙秋谷（執信）謂王阮亭古詩別有律調。蓋有所受之。而未嘗輕以告人。夫所謂律調。亦豈有外于清濁輕重者。或疑古詩既有律矣。與齊梁體又何以異。而不知齊梁之調。主于綿密。古詩之調。主于疎越。其筋骨氣格。文字作用。固迥然殊也。而今之能辨者或寡矣。

古詩之異于齊梁體。固在聲調矣。然其分界處。又在對與不對之間。齊梁體對偶居十之八九。而古詩則反是。嘗考五言古詩。漢魏無論。在唐則創自陳拾遺。至李杜益張而大之。而歌行之作。亦斷以李杜爲宗。蓋前此如王右丞輩。尙有通篇用偶句者。自李杜出而風氣爲之一變。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爲能矣。故李杜集中五七古。雖不乏對偶。亦止如李習之所云。極于工而已。不自知其對與否也。近見錢爾斆（陸燦）與某人論詩書有云。杜詩晚節漸于詩律細。非專以律詩爲律也。其五古七古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今人于古詩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洵如其說。則是竟以對偶爲律。而不復知爲聲律之律矣。況詩中用偶。亦非難事。豈作古詩者多用幾偶句。而遂可謂之詩律細乎。至謂杜詩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有對句。此乃律中之律也。今人于五七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無律中之律矣。夫唐人于四韻律詩。尙有通首不對者。何有于絕句。然則少陵之所以獨高千古。亦未必專于偶句見長也。爾斆之爲此論。必誤信宋人詩話。以絕爲截。謂絕句之體。或截律詩之中。或截律詩之半也。而不知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聯絕之稱。自未有律詩已然矣。

孝感熊公（賜履）爲大冢宰時。僚屬有袁定遠者。以戶部郎中調文選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屬其子歸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請告終養。幷約同僚數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于地曰。汝蒙恩初調。正當報効朝廷。而敢遽求歸里邪。若再溷瀆。卽當參送刑部矣。袁噤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書示同僚。幷約再懇熊公。公復抵其呈于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溷瀆。卽當參送刑部矣。汝輩敢復爾邪。時吏部官

屬在朝房者。不過五六人。內有吳應庚者。攘臂而白熊公曰。袁選君之母老而且病。家書慘切。一字一淚。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諒在所哀矜。老先生爲百官長。顧乃壅塞下情。恐非皇上孝治之意。況令弟四先生現在西曹。今日方知獄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處。正當蹙額疾首而反以此恐嚇天下士大夫。此應庚竊所未喻也。熊公聞之。即俯躬引咎。允其請焉。令弟四先生云云者。謂熊公之弟賜瓚。方坐事繫詔獄云。家西澗先生（村任）爲余述之如此。余于是歎吳君之善言也。熊公之能受直言也。並有古人風矣。並誌之。

江右陳公木齋（守創）居官清介。爲天下第一。雍正某年。以詿誤罷倉場侍郎。居京師數載。幾不能舉火。至庚戌冬。蒙恩放歸。與一商人同舟。商人所出賃錢頗多于公。公遂以正艙讓商人。而自與一僕居頭艙。時公行李蕭然。商人意頗輕之。亦不問爲誰也。迨至淮上。總河嵇公曾筠知之。遣人以名刺致意。商人猶茫然未覺。未幾。淮安郡守以腰輿迎公去。商人始大駭。知爲公。旋匿去。然公自以所出錢少。合應以正艙讓商人。不以介意也。公于康熙六十一年爲常熟令。未及兩月。卽行取入都。離任之日。闔邑罷市攀留。至以石塞寺門。不聽公去。其得民心如此。

許儒宇伯彥。祭酒石門（上柔）之父也。高才強記。落魄好大言。里中呼爲狂生。嘗以省試之白下。作書寄家人云。一到京中。飯量大長。早晨三碗。日中三碗。晚間三碗。如此吃飯。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章。今科安得不中。雞笆爲我拔去。牆門爲我刷黑。士剛士柔。打點作公子可也。其筆墨多此類。見者輒爲絕倒。某宗伯集中所云里中許老秀才。好卽事卽席爲詩。杯盤梨棗。坐客趙李。臚列八句中。蓋

卽指伯彥也。

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卟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許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與大獄。廷議遣大臣卽訊。幷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邊塞云。

漢陽人朱方旦。號爾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襪之屬。皆以紅爲之。方旦挾術遊公卿間。多奇中。皆其婦出神告之。徐先生水南淑云。方旦以符水濟人。人趨之者日以千計。湖撫董國興恐其爲變。執而下之獄。遞解至京師。臨發送者尙數百人。方旦揮使去曰。無害此行。主得財也。果不死。後董以疾乞休在京。方旦執禮往叩。董愧謝不遑。方旦曰。公爲國大臣。誼當持正。某豈敢怨。聞公抱恙。敬來相療。勿疑也。董大喜。因命

取無根水一杯。以朱筆畫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即愈。且曰。公運當稍滯三年。後必復起用。後果如其言。又裕親王妃。產三日不下。王憂懼。延方旦治之。方旦攜王手入別殿。靜坐有頃。王心恐甚。數欲起。方旦曰。無容。少間當有物來助也。逾時。內侍來報。有白鶴翔于正殿。方旦曰。未也。再覘之。又逾時報云。多至數十矣。方旦曰。更覘之。少頃。又報云。多至百餘矣。方旦乃起賀王曰。此即向所云來助者。王入內而妃已娩矣。其神異如此。一時禮之爲師者。自王而下。朝貴至數十人。方旦羽翼既衆。潛謀奪龍虎山張眞人所居。一旦張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妖狐謀不利于我。已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憒無所知。有司捕下獄。尋棄市。

古之詠雪者多矣。而蘇子美既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二句。頗入惡道。反不如天醫切茯苓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等語。猶足供人撫掌也。近日湖上某禪師亦有一絕云。陣陣朔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日出。便是化痰丸。讀之尤堪絕倒云。

今人作札與人。輒以某老某兄大人稱之。此最可笑。按乾卦。九二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下說。九五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上說。兩大人俱作聖人解。所謂大德之人也。論語三畏章。及孟子有事君人章。所謂大人亦即指此種。又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晉陳騫云。大人大臣。此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此則呼其叔。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又呼其母。歷考經史。未有此稱。常人者。今人亦不思之甚矣。

明萬歷戊子順天舉人李鴻卷中有一囡字爲吏部郎中高桂所參鴻係申相國時行壻吳人呼爲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囡字被論又稱爲李阿囡囡者吳人呼女之辭然李所用囡字實囮字之誤耳江陰李忠毅公死閹名臣也其絕命詞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二語自是破綻某宗伯爲公作墓誌載入殊爲無識聞公子遜之頗不喜佛時有靈巖繼起禪師者道行頗高至江陰士大夫無不禮見遜之獨不與通禪師以其爲名父子先往訪焉坐定師卽舉忠毅公二語以問云是什麼意思遜之不能對遂爲師屈云

馮已蒼嘗至吳門夜泊舟山塘鄰舟有讀杜詩者則江陰尹孔昭（嘉賓）也已蒼不知爲何人迺大聲曰杜詩是不易讀者明旦孔昭詰其爲誰已蒼紿曰常熟朱某朱某者吾邑富人也翌日孔昭至吾邑訪某宗伯告以此事宗伯曰朱某是富翁豈知所讀者爲杜詩是必馮已蒼也遣人招馮至馮出不意既見尹愧謝而已

陳在之（玉齊）晚年與同邑鄔因仲（載錫）相遇握手道故因喟然曰吾輩垂髫相友如昨日事不謂一轉瞬間各已衰老若此因仲曰不特老也且將死矣在之曰爾我貧苦一生此事豈尙不免乎因仲曰免則貧苦無已矣因相與大笑

嘉定侯先生大年（開國）吾友秉衡銓之尊府也其讀書處曰鳳阿山房秀水朱太史竹垞（彝尊）題句云四先生里讀書莊髯也經營與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孰居南北孰中央張謂徵君漢瞻（雲章）孫謂學士愷似（致儼）陸

謂徵君翼王（元輔）也時以四君爲嘉定後四先生以配前代唐、婁程、李故竹垞之詩云爾。

陸坦字文度邑人也自號平山蓋以命名取義耳後以教習授楚雄縣令而其地適有平山君異之乃爲亭于其上而顏之曰平山亭未幾君卒于官舍彌留之際亭忽無風而傾聲振寢室遂以是刻告終時康熙丁酉年也。

祝謙吉字尊光邑人也中崇禎癸酉舉人就選桃源教諭以內艱歸所居在城西與趙某連趾會趙與兄同登甲榜聲勢赫奕迴出祝上祝家世故微趙以此數凌辱之祝積不能堪竟于癸未仲冬投繯死死之日邑中譁然羣起而噪趙之門趙鍵戶不啓有諸生七人梯而入去其鍵衆乃一擁而進財貨抄掠無遺先是祝之在桃源也頗稱職得士心至是諸生聞變相率兼程而至至則毀趙所居卽以葬祝焉時錢口口方里居兩家竝赴其門請爲主張錢不應乃作趙祝事自白苦言粘之通衢其起語有云里中趙祝之事幽有鬼神明有王法宿世有冤對現在有報應云云。

嘉定嚴永思衍唐叔達先生壻也嘗取淶水通鑑廣之窮年矻矻一事而徧採諸書卷帙多至四倍時人目爲漲膀通鑑按以水浸物曰漲膀漲膀蓋吳俗俚語也。

崇禎十年常熟令爲鄒守常貪墨吏也到任四月民卽起而噪之時闔邑士大夫頗不直鄒相率詣郡城以民情達撫軍撫軍曰令雖不善但到任百餘日而卽噪之百姓無乃已甚乎時首座爲口公口口次卽陳公必謙聞撫軍言語塞無以對陳獨慷慨進曰休說百姓已甚京山楊父母在任九載百姓亦何嘗鼓

嘆來撫軍善其言遂左遷鄒令去京山楊父母者謂前令楊公鼎熙也蓋自崇禎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云

康熙庚戌會試得人之盛爲本朝第一理學則有陸公龍其李公光地名相則有王公掞直臣則有郭公琇廉吏則有邵公嗣堯宿學則有許公自俊周公陳俶錢公世熹是科典試爲柏卿魏相國裔介合肥龔尚書鼎孳

天啓中吳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鑣仲馭、周鍾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涇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爲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者又有十二人爲應社十三子又常熟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旃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啓榮惠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爲五經應社迨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先生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尚文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淳孟朴呂雲孚石香吳翮扶九沈應瑞聖符輩附之號召同人創爲復社頗見嫉于維斗孟朴至吳門懷刺謁楊再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先生調劑其間而兩社始合爲一

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誠、徐洪、虞宗蠻三家而虞獨不見于邑乘故知者絕少今支塘之東南有地名賀舍花橋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賀舍者相傳宗蠻家有喜事特築舍以居賀者故曰賀舍花橋爲其園址

鹿皮弄者。殺鹿以食。積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溝。每日殺牲以充饌。血從溝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撫吳。喜抄沒人。一時富家略盡。宗蠻蓋其一也。

明嘉隆間。無錫安氏家。巨富甲于江左。號安百萬。最豪于食。營于宅旁另築一莊。專豢牲以供饍。子鵝常畜數千頭。日宰三四頭充饌。他物稱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則解鵝一支以應命。食畢而鵝猶宛轉未絕。後竟用奢侈敗。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甽二字。坊本誤刻茶龜。以甽與龜、筆畫相近也。集韻者不知其誤。竟收入四支。何太史義門焯見之笑曰。此正好用對尿牐也。俗以溺器爲尿牐。太史蓋戲之爾。

唐宋人酬和詩。有所謂次韻者。謂如其次第。先後不易也。有所謂依韻者。謂同在一韻。而所押之字則不相同也。有所謂用韻者。謂用彼韻而不如其次第也。今人或未深考。有渾而稱之者矣。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之詩窖子。今人稱讀書而不通世務者。曰書磕子。殆卽沿詩窖子之稱而誤歟。

明萬歷丁巳歲。吾邑舉御史某公爲鄉飲大賓。一國譁然。而顧大韶仲恭檄之有通學雲翔而不救。則國學亦可儳言。壯夫林立而莫前。則病夫亦可仗義。敢持正論。責備諸儒。若不能抗步揚聲。舉觥而法郅惲。亦便當捲堂削迹。蹈海以追仲連等語。諸生從而和之。御史既命駕矣。仲恭要于中途。以檄致之。御史遂不敢往。

吾邑歸少詹惺崖（允肅）性頗渾穆。于一切玩具。不甚通曉。嘗之維楊某氏。有簫笛掛壁間。少詹取笛直吹之。其僕曰。此當橫吹。既又取簫橫吹之。其僕曰。此當直吹。少詹方誤以爲一物也。詈其僕曰。汝紿我邪。既說橫吹矣。何又說直吹邪。

柳如是爲彭城尚書所暱。財貨出入。悉柳主之。族之豪者。疑柳多私蓄。尚書既沒。擁衆突至。頗有所索。柳出佯爲好語曰。先尚書遺貲信有。然須少待。當不虛來意。衆姑諾之。柳既入。衆待久不出。方大聲詬之。而已閉門自縊矣。衆始驚竄散去。其家之不致破亡。柳之力也。于是邑中之士。作河東夫人殉節詩以輓之。咸謂其能晚蓋云。

袁世忠。字海門。邑人也。身長八尺。人以其長。且多膂力。戲以託天稱之。家貧。無行。日遊博場以食。會友人以白金六兩託完官稅。袁竟持作博資。一擲而盡。追比者急如火。友人亦多方物色之。袁既極。乃解其所衣白袷。就肆中沽酒。飲極醉。意欲雉經于邑西山之辛峯亭無人處。甫出肆門。溲于巷口。見溝中一布囊。以足蹴之頗重。拾取視之。乃白金也。持往秤之。正得六兩。旋用完稅。後中萬歷丙戌武榜眼。歷官至都督僉事。

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于徐氏之遂園。賓主共十二人。合八百四十二歲。舉人通判常熟錢陸燦。年八十有三。前廣西道監察御史崑山盛符升。年八十。翰林院檢討長洲尤侗。年七十有七。右春坊贊善太倉黃與堅。年七十有五。前戶部尚書華亭王日藻。年七十有二。提學僉事長洲何棨。年七十。舉

人常熟孫暘年六十有九按察使華亭許纘曾年六十有八前刑部尚書崑山徐乾學年六十有四司經局洗馬上海周金然年六十有四右春坊右中允崑山徐秉義年六十有二前左春坊左諭德無錫秦松齡年五十有八而盛御史、徐尚書中允兄弟實爲主人以齒序坐卽席各賦七言近體二首用蘭亭二字爲韻其詩編成三卷名曰遂園禊飲集時海寧許公汝霖方督江南學政實爲之序云

王露清（聲昌）爲詩好押青字社集時探得此韻卽喜見于色否則必潛易之其沒也同社周以寧（楨）爲詩輓之云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詩句韻拈青

洪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江陰女子也才色雙絕往來多名士而尤與吾友汪西京（沈琇）暱吟社諸君以西京故閒以詩與道人相倡酬記壬寅春亡友吳靜川（理）招同人集三影軒分韻賦詩以寄道人各依韻和之和王露清（聲昌）青字云湖橋煙月浮空碧琴水山城入半青和孫陶菴（鎔）花字云有限光陰丁疆夢不情風雨妬梨花和周以寧（楨）蕖字云可有風情依碧柳未須顏色借紅蕖和許南交（永春）字云花穠碧苔三月暮酒潮紅頰十分春又是歲之夏西澗先生招同人集尊道堂分韻賦詩再寄道人道人亦各依韻和之和西澗兒字云茶釅碧香浮雀舌洒清黃色借鵝兒和露清銀字云雙尖斧堵排空碧一澗噴泉倒立銀和陶菴中字云粧罷桃笙尋獨見（白汪獨見臥履名）夢回茉莉入通中（自汪通中枕名）和孫麗明（楊光）然字云山黛染成眉入翠火榴燃得鬢初然和侯秉衡（銓）書字云碧紅初泛盈缸酒黃白新標插架書和陳亦韓（祖范）郎字云

結成舊恨兼新恨。嫁得蕭郎是漫郎。和西京浮字云。簟碧琉璃三伏冷。綃輕烟霧一身浮。和靜川深字云。風生蓮渚聲紅墮。雨罷茶烟暈碧深。和子微字云。山雨嵌空籠黯淡。柳烟橫翠入霏微。此數十句。皆屬秀麗可誦。又我我齋賞梅。同西京作云。愁來萬事壓眉端。忽覩梅開意自歡。我欲問花花問我。相逢夜半不知寒。病中送西京還虞山云。亂頭粗服送君行。分手難爲此際情。願向生前拚一死。好從死後訂三生。此二詩亦佳。道人在近代。蓋馬湘蘭王修微之流亞也。不幸年未四十而歿。西京收拾遺詩。僅得數十首。編成白雲遺稿。好事者爭傳之。

明天啓三年。邑東門人市一鼈歸。而煮之鍋中。唧唧作聲。始猶不以爲異。細聽之。則似人言。莫殺我。莫殺我。其人不顧。煮愈急。須臾聲止。鼈亦糜矣。剖之于肋下得一人焉。長寸許。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鬚儼然。一波斯胡也。頭上有髮。髮有髻。腹有臍。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勢。亦有囊。獨惜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時傳哄。士夫爭取傳看。凡月餘不敗。見徐陽初（復祚）村老委談。

讀書須讀古本。往往一字之誤。而文義遂至判然。如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爲世。蓋指棄與不窋而言。謂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后稷專屬之一人。又幾譌爲周家之后稷矣。若將我先二字讀斷。則又成何句法乎。又瞽獻曲注云。曲、樂曲也。曲字與典字筆畫相近。今本遂多誤刊。而不知瞽之于典初不相蒙也。又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現字與親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而不知既云親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徐靈淵、徐靈暉、趙靈秀也。按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靈淵名機詩、曰泉山集。靈暉名照詩、曰山民集。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堂集。馮定遠云。四君詩薄弱。其鍛鍊處露斧鑿痕。所取者氣味清淳。不害詩品耳。又云。清詩有僧氣、山人氣。皆是俗。四靈雖寒苦。却無此病。馮已蒼云。四靈氣味似詩所嫌者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餒弱耳。

明制。京官三品以上。例予謚。其品秩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者。不拘成例。又詞林始得謚爲文。若非詞林而得謚爲文者。文字必繫于他字之下。若端文、忠文之類。又吾友汪西京（沈綉）述鄂相國之言云。不由詞林而入相者。亦謚爲文。以甫拜命。無所謂閣老衙門。即在翰林院。蒞任坐居中。故稱中堂。雖掌院蒞任。亦只坐東偏。避相國坐處也。中堂謚文以此。然明之魏文靖驥、葉文莊盛、吳文恪訥、姚文敏夔四公。皆不由翰林。亦未嘗入相。而亦謚曰文。則又不知何說也。

火有文武之稱。蓋言其緩急也。參同契爐火說云。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又云。首尾文中間武。此即文武火之始。又曹唐詩。自添文武養丹砂。又司空圖詩。文武輕銷丹竈火。

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爲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以孔門言之。有字其祖者矣。如仲尼祖述堯舜是也。有字其師者矣。如仲尼日月也是也。蓋古人敬其名。則未有不稱字者。自宋人多著別號。于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長之說。然當時大儒如朱晦菴、魏鶴山之徒。猶不謂然。自明迄今。人尤重號。一登仕板。遂不復以字行矣。方遜志與潘擇

可書云。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于字加稱號焉。于稱號加先生焉。于禮得無不相似乎。近華陰王山史與人書云。今人相稱字。輒曰某翁某老。近日市井屠沽。莫不皆然。可笑也。子貢子思皆字。謂聖人未聞有罪其肆者。觀方王兩先生之言。知前輩于稱謂之際。不肯苟且如此。吾輩當知所法矣。

別號古人所無。不知起于何時。或云自寒泉子、樗里子始。至唐而漸衆。至宋而益多。近則市井屠沽。皆有菴齋、軒亭之稱。若止有字而無號。吳次尾所謂如此大雅之士。吾不數見也。曾見祝希哲前聞記。載江西一令訊盜。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也。

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言浸長也。見夏小正。

方虛谷律髓一書。頗推西江一派。馮已蒼極駁之。于黃陳之作。塗抹幾盡。其說謂西江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掌。驢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蔆女之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塾師之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山谷再起。我必遠避。否則別尋生活。永不作有韻語耳。余謂江西一派。雖不無可議。然涪翁之作。卽東坡亦極賞之。何至詆毀若是。已蒼之論。亦殊失其平矣。

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諺語非妄。人可不知所懼哉。

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謂閩之林泉山四代進士。江西之彭文憲二世閣老。以爲卓異。而本朝桐城張氏。亦二世閣老。崑山徐氏。則兄弟三鼎甲。宜興吳氏。則五代進士。長洲沈氏。磁州張氏。泰州宮氏。吾邑蔣氏。則四代進士。長洲彭氏。則祖孫會狀。德清蔡氏。則從叔姪兩狀元。可謂超越前代矣。

徐充暖姝由筆云。淮安楊林。會試投卷。夏桂州呼謂之曰。近日大同逆首有楊林。汝當易此名。遂增一字。作楊上林。本朝康熙間。有滿洲人揆敘者。曾爲掌院學士。至雍正時。其人已歿矣。而以生前犯不韙。上怒其爲人。吾友太倉張冰璜。以庠名與之同。欲請鄧學使改之。黃中丞崑圃與冰璜善。教以措詞。謂揆敘得罪朝廷。士子以此二字爲名。恐干未便。冰璜如所戒。鄧乃是其言。遂援筆去一揆字。余謂夏桂州之增一上字。與鄧學使之去一揆字。其意正同也。冰璜既改今名。遂于雍正壬子中南省經魁。

蘇俗娶婦者。不論家世何等。輒用掌扇、黃蓋、銀瓜等物。習以爲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有蘇州人周卜世者。賞客揚州。一揚人卒問曰。何故蘇郡庶民俱不娶婦。周訝而詰之。揚人曰。我前寓蘇。所見迎娶者。無非翰林院執事。何嘗有一庶民邪。其言雖戲。然蘇俗惡薄。貴賤無等。不免爲他郡人所笑。即此一端。可知其餘。

玉溪錦瑟詩。從來解者紛紛。訖無定說。而何太史義門焯以爲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言平時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云。莊生曉

夢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鵑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托諷于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在于此也中聯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聯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

家露消翁（譽昌）精于論詩嘗語予曰作詩須以不類爲類乃佳予請其說時適有筆硯茶甌並列几上翁指而言曰筆與硯類也茶甌與筆硯卽不類作詩者能融鑄爲一俾類與不類相爲類則入妙矣予因以社集分韻詩就正翁舉小摘園蔬聯舊雨淺斟家釀詠新晴一聯云卽如園蔬與舊雨家釀與新晴不類也而能以意聯絡之是卽不類之類子固已得其法矣

王實甫西廂記湯若士還魂記詞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詩者入一言半句于篇中卽爲不雅猶時文之不可入古文也馮定遠嘗言之最爲有見此亦不可不知

凡爲人作詩文集序及墓誌銘文末署名于同輩當自稱同學或友人或友弟于前輩當自稱後學或後進或通家子方爲得體若稱眷弟眷姪及眷晚生則陋甚矣嘗見沈石田全集內附唐六如和詩自稱後生唐寅亦雅甚

元周公謹云上已當作日干之已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已矣

術數家有六壬法者相傳黃帝受式法于元女用以戰勝蚩尤遵式而立文也按六壬之義謂天一生水壬水建祿于亥亥乃乾天之位數六屬金金生水故名六壬吾邑魚公侃字希直居官廉明正直人比之包孝肅自開封守致仕歸隨身止一竹箱箱內存俸銀八兩適學宮宣聖前缺香爐花餅二物公卽以此銀鑄之爐餅至今尙存居家饔飧不繼家人慍見公偶感得疾日臥一小牀足不能履地家不畜僕妾起居無扶掖之者牀懸二絢夫人開以麥粥進必曰淸官麥粥在此公乃緣絢以起食竟復緣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僅存葛衣竟用以殮焉墓在北山報慈里崇禎丙子直指使者路公振飛行部至吾邑謁墓致祭且立石碣曰第一淸官魚公墓同時立碣墓門者一爲仲雍一爲子游與公而三云公之爲人具在邑乘國史無容贅述余與公之裔孫元傅善得其一二佚事附記於此

顧文寧（十榮）云今人以十歲爲一旬故稱五十則曰五旬六十則曰六旬七十八十九十亦如之按十日爲旬徐鉉曰周市十日而言之也書三百有六旬又十旬弗反孟子五旬而舉之皆以十日爲旬漢書翟方進傳旬歲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也則又以一歲爲旬徧考書傳總未有以十歲爲旬者世俗習非成是亦不典甚矣

吾邑李文安公諱傑字世賢前明成宏間名臣夫人某氏自少患遺溺其溺也輒夢兩宮人奉溺器至而溺器兩傍悉畫龍鳳每夕所夢皆合然公琴瑟之好甚篤不以遺溺爲嫌也迨公晉禮部侍郎贊皇太子大婚禮夫人亦入宮稱賀適小遺甚急作蹙顙狀皇后怪而詰之夫人以直告遂命兩宮人引至一處以

龍鳳溺器進。恍如平日夢中。嗣後遺溺遂止。

古人詩中用番字。往往平仄互見。如昌黎筍詩云。庸知上幾番。山谷云。一雲社公雨。數番花信風。此作平聲用。老杜云。會須上番看成竹。元微之云。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此作仄聲用。又上番二字。或謂應切竹說。今觀微之句。知又不必拘。而錢圓沙解杜詩。謂上番猶上緊也。然則番字是虛字矣。而微之又何以用對春字乎。卽可以證其說之謬矣。

吾邑言博士侶白德堅爲子游七十三世裔孫。少負才望。而困于諸生。貧窮顛頓。餬口四方。最後授徒雲間。離家幾二十年矣。主人張翰編趾肇趣其歸里省視。厚有贈遺。歸舟經吳淞江。夜遇肢篾者。乃從容語之曰。財物儘爾取。有茄硯一枚。我自少習用。不忍舍也。盜曰。眞書獃子。因笑而擲還之。此事頗與吾家子敬遇盜留取青氈相類云。

馮定遠梅花詩有錦川最惜文君寡。銀漢新傳織女亡之句。此學西崑而入于癡者。然出句意。明人曹宏已有之。曹詩云。清香疎影獨躊躇。脈脈黃昏思有餘。恰似文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如。

柳南隨筆卷四

康熙戊午年正月二十三日，上有薦舉博學鴻詞之詔，于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銓科道官，在外督撫藩臬各舉所知以應。計北直與薦者十有九人，江南與薦者五十有八人，浙江與薦者四十有七人，山東與薦者十有二人，山西與薦者十有一人，河南與薦者四人，湖廣與薦者六人，陝西與薦者十人，江西與薦者四人，福建與薦者二人，貴州與薦者一人，次年三月初一日，上御體仁閣臨軒命題，學士捧黃紙唱給，首題璿璣玉衡賦，有序用四六，次題省耕詩，五言二十韻，散訖，命就坐，撤護軍，俾吟咏自適。日中鴻臚引出跪聽，上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有加，宿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閣，設席賜椅，四人一席，繡衣捧茶，陳饋十二簋，加四飯，豐腴芯芬，緝御恭肅，詔二品三人陪宴，既畢，叩頭謝恩，從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給燭至漏二下始罷。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御覽，讀卷者相國李蔚、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藹，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職，令入館纂修明史，其有舉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試，及入試而不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此一代掄才盛典，故備記之如右。

宋樂字玉才，年少有才，詩筆兼工，吾邑後來之秀也，不幸年未三十，竟以嘔血疾卒，未卒前半載，其師陳

君亦韓作詩懷之。有漳江一病損瓊枝之句。亦韓以示余。余疑損字爲不祥。已而果驗。余嘗挽之以詩云。一語成吟讖。瓊枝損果然。慰情虛左女。閱世欠潘年。芳草詩中路。春風夢裏天。半生騷屑意。篇什待流傳。又云。夢曉樓仍在。吟魂竟渺茫。一棺逢白玉。萬卷墜青箱。楊柳凋張緒。芙蓉落謝郎。傷心吹笛處。只隔宋家牆。

玉才詩天才超逸。筆無點塵。所著願學集二卷。吳門沈確士德潛選定。其中五七言絕句尤工。今錄數首於此。送別云。別路風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逐君船。瀟湘曲云。楓落早鴻過。洞庭無限波。相望終不見。只是白雲多。又云。湘山九疑暗。湘江九派深。腸亦隨帆轉。相望面面心。又云。酹酒黃陵廟。湘君竹淚深。從今添一滴。萬古共消沈。憶金陵云。涼月清溪渡。秋風白下橋。離心似江水。一日兩迴潮。又云。紅燭博山爐。青樓似昔無。至今魂夢裏。猶聽白門烏。答揚州喬子云。病餘纏縛似春蠶。詩酒風情亦尚堪。日落離心滿揚子。知君江北望江南。送人避仇云。狂歌痛飲向來心。贈別吳鉤抵萬金。君到他鄉莫沈醉。酒悲時候最難禁。秋思云。曉坐寒塘鏡碧開。蘋香風引上樓臺。長天一雁斜飛水。邊色先從望裏來。贈鄭公子企瑗云。琴書以外百無能。雲水蕭然策野藤。誰愛天台鄭居士。貴家貧士俗家僧。蘇臺柳枝詞云。吳女掺掺解蕩船。風波日日別年年。不如柳絮飄隨水。化作浮萍箇箇圓。又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閶門過去盤門路。一樹垂楊一畫樓。

明萬歷初。邑諸生有許應科者。博學善屬文。其才爲閻郡所無。一時推爲祭酒。時郡司理爲江右龍繩武。

見應科文愛之甚。每入謁。必以鼎甲期之。呼爲許修撰。謂必狀元也。癸酉歲。應科將以科試第一赴省闈。而司理亦例得分校。謂是役也。必無失許生矣。時應科館於吳江。某氏司理乃密緘一函。走急足送至吳江。而應科適於是日腹痛欲死。急買舟以歸。急足夜至叩門。言司理公有書送許秀才。必欲面呈某氏子解人也。意必有關節。乃紿之曰。許秀才有病。臥不能起。我爲若轉達可也。急足固不肯。某氏子乃以白金噉之。得書果關節也。某氏子周能文。及試。司理得其卷。以爲許也。取冠本房。拆卷始知其非。更索許卷閱之。則大批險怪惡劣等語。塗抹盈卷矣。某氏子竟魁其經。許終身不復振。守貢又不得。卒以鬱死。

陳見復（祖范）於雍正癸卯捷南宮。未及臚唱。以足疾歸里。次年甲辰。復行殿試。而足疾已愈。親知力勸其入都。衆喙一辭。見復不聽。嘗語予。我無用世才。倘殿試而蒙拔擢。受職之後。虛糜廩祿。既有所不可。若遽乞歸。自處則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誰任。今甫捷南宮。是猶未成進士也。不若量能度分。從此知止。猶不失出處之義。予深韙其言。見復亦云。友朋中不勸予殿試者。惟君一人耳。

徐五侯官人。不事生產。賃縣倉前小屋以居。日爲人擔粟輸倉。得其直。度供一日之用。即止。閉戶讀書。好爲詩。不求知於人。自署其門曰。目慚不識丁。門愧無題午。時曹能始先生以詩文名海內。罷官家居。過其門。異之。因入與語。竟日。出其詩稱賞之。於是鄉中人方稍稍物色之。文酒之會。輒與焉。而五擔荷自若也。一日。曹先生遣所知謂五曰。君士人。荷擔太自苦。吾有田庄。曷爲我清理。計其直。可以自養。且可以爲家。所知以告。五笑曰。吾惟不受人役。故至此。吾聞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

中越石之所以謝晏子也吾不敢復見曹先生矣先生愧謝之會革命之際閩中擁立隆武五藩往觀之曰此非有爲之主也吾不知死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終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金以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同里張遠爲作徐五傳云

王緩山太史嘗肩輿至嘉定先訪徐女廉先生（允祿）先生方食麥飯舉手曰君遠來得無饑乎此貧家風味盍共嘗之因共飽啖劇談至日昃不休邑中聞太史至爭治具相邀不輕赴也

嚴永思（衍）輯通鑑補數百卷目營手抄雖溽暑祁寒不少輟薄暮稍倦則與鄰江季梁孝廉出杖頭錢七文以四文市濁醪以三文市菽乳相與上下古今較論得失逮丙夜始罷此與前王太史事皆得之於侯君秉衡（銓）云

吳歷字漁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其郡守謁入未即見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眞跡喜甚即僦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徧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詞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宸英）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又吾邑吳蒼符（龍錫）偶成二首云終南山下草連天种放猶慙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鵠板江南惟有顧書年（謂顧掌人）又云薦雄徵牘挂衡門欽召金牌

插短轅京兆酒錢分賜後大家攜醪衆春園
古來高士勝流爲俗人所辱往往而有如倪雲林見撻於張士信沈石田受役於曹太守是也近有周青士賀惲正叔平壽二事亦頗相類青士嘗遊嘉善館柯氏園月夜吟詩意得遂至達旦適郡丞季某以按部至署與園隣聞周吟聲亦達旦不成寐恚甚詰旦遣吏逮至杖而逐之有某監司延正叔畫偃蹇不即赴後迫至蘇州拘繫廳事明旦將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婁水乞援於相國太原公時已抵暮矣相國以指擊案曰事急矣非快馬疾馳不可遽跨馬以竹竿挑燈縛僕背上去五鼓達郡城門尚未啓有頃入城直造監司署力爭以釋之
周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賣米爲業自晨至午居肆中過午輒閉肆登小樓讀書工詩好客與朱彝尊、李良年鍾淵映比隣相善詩酒往來無虛日晚遊京師至宿遷墮水死後其友張博山泊舟宿遷夢青士僧衣相顧吟詩云生因見道晚死恨出家遲天明問之卽其死處也平湖僧借山號亦與青士善嘗作詩懷之云吟到白頭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身後知爲無學僧
薛芬字祥蓀一字東濱本吳門人爲吾邑潘氏壻遂遷居於邑之珍門涇初爲諸生以試文不合格被黜迺專意爲詩囊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卒以客死薛孝穆熙依歸集有祥蓀詩序稱其思如出月穿天氣如巨海涵地又宋商邱筠廊二筆云丙辰丁巳間遇薛東濱於長安頗極文酒之樂其感懷和阮亭尚書諸什大有少陵風格別去將三十年訪其踪跡不可得卽吳下亦無一人知者因錄其詩四首見復修昭

文志予頗代爲搜訪。如東濱者自當在文苑之列。惜知之晚。志事已竣。不及錄也。

龔義林、字圓石。邑人也。工於詩。其貧樂一首。最爲人傳誦。詩云。樵悴山妻苦恨貧。誰知貧裏得天眞。菜蔬作飯甘於米。稻草鋪牀暖似茵。戶乏荊扉偏得月。袖多繩結好攜春。宵來莫厭長醒坐。不飲原來最養神。又詠樵一律。惜不記其全。其後四句云。背揎兩袖風生手。倒插雙鐮雪滿腰。薄載不多妻笑問。半船猶恐礙低橋。

龐眉叟名某。吾邑鹿苑人也。有行舟十詠詩。係和燕都友人韻者。錢木庵良擇極賞其落韻之穩。命意之工。每爲人誦之不置。今摘其警句於此。朓云。去來人迹因霜見。深淺苔花逐雨消。梳云。風裏著旗高樹見。夜深懸火隔江分。縴云。滿衣塵土爭前路。一背斜陽問斷津。篙云。一春點盡三湘水。半夜敲殘五色冰。貓云。淺深到處經行慣。波浪掀時不在忙。

馮定遠梅花詩。有惡風正暴翻添思之句。此本韓致光梅花詩。而定遠襲之者。中間不過以正字易雖字耳。至君復雪後園林一聯。本古今梅花詩絕唱。定遠訾爲重方元英早梅語意。然視彼之直抄舊句。不有間乎。

某宗伯關壯繆靈應記云。按祀典當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之神。余考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某爲前將軍。後主七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生前之官。壯繆者。公死後之謚。以此稱公方允。若漢壽亭侯。乃曹操所表。非公意也。又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人據小說三國志。稱公爲壽亭侯。

尤可噴飯。

談次掉文。書生習氣。最爲可厭。如稱崑山必曰玉峯。稱江陰必曰澄江。稱常熟必曰虞山。不知卽作古文猶當直書縣名。忌換字也。一友頗喜掉文。而胸中實空疎無有。一日談及時事。曰年羹堯死矣。余因戲問之曰。瘐死請室乎。懸首纛街乎。盤水加劍乎。其人不能對。以他語亂之而已。

黃四娘林行婆村媼也。而見於少陵東坡之詩。杏花村竹林中老嫗。吳小仙春遊酒後。老嫗輒以茶飲之。迨老嫗死。小仙目想心存。遂寫其像。惟肖老嫗。子得之大哭不休。近薛孝穆遊文武陵。有畢原老婦爲設雞黍。孝穆賢之。載諸遊記。婦人與文士結少緣。輒得留名詩文。留形畫幅。彼成都富人。以百金請揚子雲載名法言。子雲弗許。視此不有餘愧乎。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作也。而鮑明遠亦云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古樂府語也。而陶淵明亦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而王摩詰亦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江爲詩也。而林君復亦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王阮亭集中亦多此類。如白鳥破溪光。劉長卿句也。而阮亭亦云白鳥破溪煙。青山帶行騎。王摩詰句也。而阮亭亦云青山帶行客。心與浮雲閒。李太白句也。而阮亭亦云心與孤雲閒。昔弇州先生謂。袁覽旣富。機鋒亦圓。而語出口吻間。若不自覺。而近日李安溪相國亦謂意之所至。豈必詞自己出。不本於性情之教。但以不沿襲剽竊爲工。非至極之論也。雖然兩先生之論。皆

爲學問已成者言之若初學亦以此藉口則偷句爲鈍賊難免杼山所訶矣

何大復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某宗伯斥其說之妄非過論也近日慈谿姜西溟（宸英）爲古文學大蘇以縱橫姿肆爲主遂以左氏內外傳爲衰世之文而病其委靡繁絮夫左氏之文直繼六經而西溟以一人之好惡謬爲詆諆其妄正與大復同同時如阮亭先生固所稱文章宗主也乃不加是正而反稱許之何歟

前明成宏間吳郡東北夷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百無遺一蓋後世之郅雍也於時盜賊爲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其語按張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坡爲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爲其墓誌云處士夷亭故家也世爲公家弭盜以耕讀老於家此誌蓋石田乞之云

顧祖禹字景范邑人也潛心纂述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時東吳學者稱二顧蓋謂景范與寧人也景范於儕輩中少所許可惟兄事西汀魏叔子禧至爲之執緻捧溺器爲人廉介不取非義一錢身授徒子負薪不求聞達常落落人外當事聞其名羅致終不可得蓋近代異人也按魏叔子爲景范之父耕石先生墓誌明云居蘇州之常熟縣而吾邑竟未有知者則以景范所居在邑之苑山其地名顧家廊與無錫接壤景范又常館無錫華氏崑山徐氏不常往來邑中也惜亦韓知之晚修邑志時不得此人以光文苑亦一缺事又寧人亦著肇域志二百卷稿本藏外甥徐健庵尚書家今不知其存亡矣

陳其年侯掌亭誄詞云或示一編詞條最優誰與作者曰城六侯黃巾載亂青蓋齊飛雲俱幾道白骨同歸榮榮智含又弱一個按所謂六侯者演、潔、澹、泓、汸、洵也演字幾道潔字雲俱澹字智含爲豫瞻先生之子泓字研德汸字記原洵字文中爲雍瞻先生之子誄詞所云雲俱幾道白骨同歸者謂豫瞻致命二子皆從死也所云榮榮智含又弱一個者謂智含國變後亡命匿揚州僧舍未幾亦死也今其年集中訛刻雲俱爲靈旗而程師恭遂引楚詞靈旗兮電騖及甘泉賦樹靈旗句以註之絕不顧上下文理可一噴飯也予與掌亭之孫銓善因得其實爲一正之

池北偶談云常熟馮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論文多前人未發而夫于亭雜錄則云馮班著鈍吟雜錄訾謷王李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前後議論何以相反如此蓋因阮亭作夫于亭雜錄時方與益都趙伸符有隙而伸符頗推服定遠修私淑門人之禮阮亭故欲矯之議論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公論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聖駕南巡自浙江回鑾駐蹕蘇州初蘇州人吳山綸廷楨中丙子北闈以冒籍革至是獻詩上覽而稱善命登御舟賦詩賜韻三江廷楨應制云綠波瀲灩照船窗天子歸來自越邦忽聽鐘聲傳刻漏計程今已到吳江賦畢進覽天顏有喜給以御箭俾次日至行宮及至命復還舉人當廷楨之賦詩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屬窘甚忽聽御舟自鳴鐘即景生情而詩乃就好事者戲呼自鳴鐘爲救命鐘

陸元泓字秋玉邑之畢澤人也詩學長吉、東野頗尙新奇某宗伯嘗作嗜奇說以題其集晚歲無家流落吳門圖己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詩亦名水墨廬詩近吳門沈確士作劉學博剩庵傳及之稱爲志士謂學博易代後守其高節窮餓以死泓乃與徐晟、陳三島經紀其喪葬之虎邱是不特能詩而其人亦可重也然吾邑之人竟無有知其姓氏者予嘗見其水墨廬詩一卷惜其湮沒不傳爲摘佳句於此金山云嶺勢憑江截潮聲湧石來雨夜云瘦燈淹雨色寒夢入江流看菊燈下云葉枝相與靜香影各爲妍秋夜讀書云心空交夜氣人靜得秋聲友人日暮過訪云辨聲人在夢談舊事空花冬夜宿道院酬王儀青話舊云詩力寒人骨家風足道心岾嶼山云石級扶猿臂雲峯壓佛頭清和雨亭飲云細雨天如夢孤禽聲帶秋落花云六斛可憐摧石尉五湖無計壽夷光靈巖山莊雜興云野僧乍對頗眞率佛閣久坐殊清寂村寓云六時薤粥僧人供一掌泥薪燕子家贈隱君云人間歲月仍從甲物外漁樵不算丁偕友訪水庵僧云鷗邊客到雙筇水鐘外僧歸一笠雲雜感云酒于愁處終難醉詩到窮時亦不工其自序云吾廬在水墨中水墨廬又在無水墨中水墨廬詩又若字字在水墨中予之人其眞水墨人也夫讀予詩而許之其亦水墨人也夫

唐墅之西有僧舍曰廣福禪院卽俗所稱馬鷺庵也建於宋嘉泰間內有丹桂一株卽建院時所植至明永樂時已閱三百餘載其大合抱陰覆半畝不知有夏花可落十石至聞於當宁敕中官收採院僧苦其擾遂以鹽滷沃根致斃有丹桂圖一卷題跋甚富萬歷間名士如江陰李至清、長洲朱鷺、嘉定徐允祿及

邑中魏浣初龔立本何允濟皆在焉院僧秀公嘗出以示予且曰卷中如魏龔兩公蓋讀書庵中而登第者也子能來此當繼其後矣余甚愧其語方擬赴約而會秀公示寂不果壬子孟夏予拏舟重至院中秀公弟子久芳留予茶話復出丹桂卷見示迴思秀公昔日之言爲撫卷泫然者久之

桐城張氏祖墓石碑歲久仆地已成兩截矣其子孫湊合一處仍臥地上久之而斷處復屬了無痕迹蓋地氣蘊結所致也兩世宰輔兆於此矣又聞新安某氏有活旗竿枝葉叢生此亦地氣爲之皆非常理可測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之道也石處醉歸乘車入外門父爲不食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固當乃謝罷處處入里門趨至家張湛告歸望寺門而步或謂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明初李茂實里居每出必步過里門然後上馬終其身如是倪文禧爲南宗伯每出行見道旁起立輒止之曰吾不能過里下車豈可使爾曹避席乎古之賢者不以其貴加於鄉黨蓋皆如此吾吳之俗一登科第便非肩輿不行甚者僕從如雲誇耀鄉里以爲固然而富人入錢得秩不過公士簪裹之流亦復出輿入輦自同縣痞風氣澆薄有識掩口近吾友陳亦韓既舉南宮歸里凡親朋投刺者例當報謁適得足疾艱於行步乃賃一肩輿擇其小且敝者自此以後雖甚風雨未嘗不步行也當事高其品凡過訪者亦多屏騶唱以往大有李僧伽減袁叔德僕從之風焉

嚴文靖公少困童子科讀書影娥道院大署其壁云夔龍事業山中養孔孟文章心上求除夕夜讀一燈

熒熒無異平時鄰人目爲守歲老僧云

吾邑向有官儒戶田多詭寄繁賾百出雍正二年奉旨汰去而一二奸胥輩私以汪宮贊（應銓）出名投牒縣令冀免革除故事官批訟牒必以硃筆點訟者姓名其人或係縉紳則用圈焉時縣令爲喻宗棻誤以筆點汪名汪聞大怒作詩一絕云八尺桃笙臥暑風喧傳名挂縣門東自從玉座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許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其妻之父爲嚴給事貽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志先目擊慘狀驚倒在地從此遂類癡顛每日游行市中衝口哦詩嘲謔雜出而依韻和嚴文靖公讀書詞一首則大類見道者錄之月明雲淡俏一個蒲團禪關叅照塵氛不到空王寺鐘動寒林鳥叫澗水風吹聽笙簧無邊高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粱驚覺世間何故閑煩惱衣紫腰金誤人年少老僧高嘯只愁個九品蓮臺難到慈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要人探討

海昌查某以誹謗朝廷身罹國法其女亦徙邊塞女故工詩途次題驛壁云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滿頭吾友汪西京（沈綉）嘗次其韻云弱息憐教絕域遊魂飛何祇似驚鷗覆巢卵在漂流際薄命人丁瑣尾秋綺閣低迷空昔夢邊笳淒切咽新愁伶仃歷盡崎嶇苦儘爾青春也白頭

居易錄載蕭山何御史贍以事謫戍歸里中值御史鄒魯者謫令蕭山與何有隙逼之戍所途中謀殺之何之子號辟難山東王僉事家一日聞鄒遷山西僉事辭王公曰復仇此其時矣王遂治裝遣之號慟幡

部勒親黨數十人俟鄒於路。矐其目。折其四肢。鄒訴於官。兢直前慷慨流涕。自陳父寃。請死。當事爲之動容。僅擬流徙。得免。予按兢之所歸者。乃吾邑梅李王鼎也。鼎係成化己丑進士。官廣東左布政。邑志及先賢事略。皆載何兢挈家歸公。公泣而授館。衣食之。誉與之復仇。未知阮亭先生何據而云山東王僉事也。又所云何御史邑志及事略皆云何舜賓。豈舜賓卽係贈字耶。又邑志及事略載。兢既得復仇。法吏當兢死。鼎復資兢周入都擊登聞鼓上訴。事下大理許事。曹恕謂魯既遷官。不得以親臨比。且援唐梁悅爲證。兢得減死。亦與居易錄所載異。

洪洞范彪西鄒與王阮亭書云。近日時文選家。竟指文成爲異端。卽侮前哲。詆謗學官。先生謂其無羞惡之心。某更謂其失爲下不倍之道也。此論蓋指呂留良而言。去之三十餘年。而留良身後不免國法。安知非卽侮前哲。詆謗學官之報哉。范爲順治辛丑進士。養親不仕。隱居師曠故里。講洛閩之學。從之授經者頗衆。康熙戊午山西巡撫以博學宏詞薦。不出。人益高之。

偶閱陳眉公祕笈。有最誤者二處。聊一辨之。祕笈云。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予按周禮。小宰之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二曰廉能。註云。能謂才能足以辨事者。今眉公云云。是周禮且未見矣。又云雲長初爲漢壽亭侯。亭侯、卽亭長也。予按秦法。十里一亭。亭侯乃侯封之最下者。漢楚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漢桓帝紀。封尹勳等七人爲亭侯是也。若亭長不過主亭之吏。猶今之里長耳。漢書高祖爲亭長一段。註甚明悉。而云亭侯卽亭長。可乎。目不識丁而好著

書以欺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

康熙間詞臣進表。有以豈弟君子屬之臣者。上摘其誤。將罪之。時韓慕廬爲學士。奏曰。屬之臣固誤。然古人斷章取義。亦間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予按故明洪武時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主者。四明桂彥良時爲太子正字。因奏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訶。遂得釋。拜頗與此事相類。爲人臣者。誠不可不通經也。

居易錄云。常熟趙文毅公。萬歷中以詞林劾江陵奪情。拜杖闕下。其孫東田士春。崇禎丁丑及第。復以詞林劾武陵奪情。杖闕下。祖孫一轍。而所劾二相君皆以奪情。又皆楚人。亦一奇也。按東田劾武陵奪情。謫福建布政司檢校。未嘗拜杖也。崑山徐司寇健庵所作東田墓誌及常熟志可證。阮亭殊失實耳。

或問人死。每遇七日則作佛事。謂之做七。何歟。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曰。何以遇七輒散也。曰。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爲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剋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剋地衝。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盡也。曰。然則做佛事亦有益歟。曰。此俗尚也。愚夫愚婦之所爲也。見徐復祚村老委談。

沁雪石、趙松雪鷗波亭前物也。後入吾邑縣治中。邑人錢昌以計出之。既而歸於徐廷庸。明末廷庸復歸於錢。置之絳雲樓前。不久樓火。石亦燼。按廷庸之從弟陽初村老委談云。沁雪質純黑。遇雨潤。則白色隱起如雪。故名。此必其親見之者。錢湘靈邑志雜記則云。石質黑而額上一方雪著即消。此說殊謬。況松雪

寶石二沁雪外又有所謂垂雲者沁雪垂雲皆形容之辭若以沁雪爲著雪卽消故名然則垂雲之稱又何說焉

王阮亭分甘餘話云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卽如葉文莊古文遺稿李映碧重脩南唐書並可傳後而兩公子孫皆官通顯竟不付梓以流通於世況其下焉者乎吾友顧子文寧故貧士也而其世父雪坡翁(文淵)遺詩有海粟集數卷不惜典鬻琴書以給剞氏俾開以行世葉李兩公子孫雖官通顯視文寧有愧色矣又其友馬旦程椿相繼云亡文寧收拾其遺詩囑予選定亦次第鋟板此種風義當於古人中求之文寧名士榮家邑東之梅李爲人端正純雅能詩善書雖居市廛如在巖壑蓋有隱君子風云

西湖岳墓前有鐵鑄奸檜夫婦像北面跪塚下供遊人笞擊敝輒重鑄頗快人心而究所從始則爲吾邑周公近仁公參浙藩時特修武穆墓復其墓田幷鑄此像云公名木爲明成化乙未科進士

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宏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穀實吾邑梅李鎮人也龔淵孟(立木)先生松窗快筆云世之習昌穀者率稱吳郡予能私一文人而云邑產哉但閻秀卿二科志黃魯曾故實補遺亦云爾兩君皆郡人可以徵矣按昌穀名字不比唐祝文之婦孺皆知而迪功一集詞調高雅實出三公之上近日王阮亭司寇亦極稱之

吾邑孫西川艾既以子貴受封矣一日步遊金閶有賈人忽把其袖且笞且詈幾至折頤公乘閒進曰余

常熟孫氏非君所憤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與其子同榜家僮且欲赴憩賈人惕息公笑曰負恩如某笞之最是偶誤何傷怡然引酒酣暢而別又吾邑有顧耿光字介明者憲副一江（王柱）子也嘗竚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頰遂馳去公怡然袖手或問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干方寸亂矣豈宜與校不三日其人暴卒兩公之雅量如此皆非世俗中所有者也其事得之於松窗快筆爲連類錄之

康熙閒吾邑崑城湖之濱有塾師某者聚徒於家好出句命對一徒於暮春來從師卽出句云四野綠陰迎夏至徒懵然次早就塾對云一庭紅雨送春歸師知其倩筆詰所自來云吾姊也詢其年及笄矣紈餘輒覩書作字無閒寒暑師云效爾姊用功自善屬對勉之勉之是晚散館復出句云好書勤誦讀次早對云佳句費推敲師不識其姊已擊賞不置翌日鄰友招師看桃花欲攜對句以往誇徒聰俊晚又出句云有約探桃塢次早對云無心坐杏壇師欣然攜往鄰客有黠者見之匿笑師察其故大恚誓不復命對事遂絕女姓嚴氏貌殊嫻麗後以所字匪人鬱鬱病瘵未嫁而卒父本賈人不知書女歿後著作悉歸埃化女所居近汲古閣汲古主人毛惠公氏爲吾友汪西京（沈綉）述之西京曾悼以四絕句次章結云單辭隻句空千古不雜人閒梨棗香未章結云此去九泉求雅伴精魂好傍白雲飛白雲者謂江上女子洪夢梨洪亦工詩蓋嘗自署爲白雲道人云

趙松雪書飽滿圓潤所見石刻皆然而吾友顧文寧（士瑩）所藏松雪黃庭墨跡蓋臨右軍本也用筆頗以側取致以瘦標骨以澀見古與石刻迥然不同邑中書家如馮簪伯、（武）孫子逸、（祖詒）俱極賞之定爲松雪眞本

竇伯居瀕海。每入城。道經梅李。輒向文寧索觀。把玩不忍釋手云。吾邑顧雪坡、文淵徐鐵山、方少時與王石谷暈同畫山水。後石谷從太倉煙客元照、兩王公遊。得見宋元人眞跡。學問日進。雪坡、鐵山、度不能勝之。遂一去而畫竹。一去而畫馬。兩人亦並臻極詣。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自知不及顏。去而爲草。中吳紀聞載楊惠之初亦學畫。見吳道子藝高。遂去爲塑工。名亦擅天下。雪坡、鐵山、亦此意也。又雪坡寫竹。尤妙在水口與石蓋。此二端。專事畫竹者多不能工。雪坡從山水入手。故獨擅場耳。雪坡之後。吾邑有江飛濤犀者。詩文之外。兼工畫竹。雪坡亦極稱之。

古者以十年爲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開七秩。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此其證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開八秩。樂天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註。時俗謂七十已上爲開第八秩。此其證也。自八十以外。便可云開九秩。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看九秩新。此又其證也。據此則已滿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滿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開字。則失之矣。嘗見陳眉公羣碎錄有云。禮八十日有秩。故稱八十爲八秩。然則六十七十俱不得稱秩乎。此語殊爲無稽。況小戴禮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錯記九十爲八十。荒謬至此。尤可一笑。

時敏字子求。邑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晚節頗不滿人口。然賦性明察。有吏治才。嘗知固始縣。有二鄉人入城。維舟一處。一爲賣米者。一爲賣菜子者。爭一栲栳。至相撲擊。其栲栳本賣菜子者

物也。遂訟於官。時乃宣言於衆曰。此事不必審。人卽審栲栳足矣。於是命隸取栲栳杖之。時觀者如堵。不解所以。迨杖下而栲栳破。有菜子自縫中滾出。賣米者乃叩頭服罪。一時頌令神明云。有子求同榜進士盛王贊者。吳縣人也。嘗爲蘭谿知縣。有兩民爭一犢成訟。盛乃使牽兩母牛置於旁。而筮掠其犢一母牛作觳觫狀。遂得實。歸其主。其明察與時略同。而晚節托跡空門。固窮以死。頗稱矯矯焉。

口口口于古人詩極推元裕之。于今人詩極推程孟陽。皆未免過當。余嘗與家次山兄峻言及之。次山云。推裕之者。蓋因晚節旣堅。殆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若于孟陽乃其師承所自。推之雖過。亦見不妄。原本。余深以爲知言云。

支塘鎭在吾邑之東北。臨白茆中貫鹽鐵塘。距縣治四十五里。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其地卽南沙廢城。沈約曰。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平吳。立暨陽縣。司鹽都尉屬焉。東晉時亦曰南沙都尉。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徵率衆數千掠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卽此。咸康七年。始罷鹽署。立爲南沙縣。宋齊因之。梁置信義郡于此。隋平陳。廢郡。又徙常熟縣治焉。而南沙縣廢。唐移縣于今治。故城遂墟。元末張士誠開濬白茆。因故址築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爲支塘市。城址猶存。按顧氏之書考據最精。其以支塘爲南沙廢城。必非臆說。不解從來修志者。何以第云張士誠嘗築城于此。而不云卽南沙故城。又第云唐武德七年縣始移虞山下。而不云前此在何處。此考訂之疎。關係匪淺。而方輿紀要一書。世無刊本。見者頗少。余故備書于此。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又支塘不作芝塘。實以產芝得名。故龔安節芝塘道中卽事詩。

有北望寶芝三十里之句。自程公許作開塘記。謂支川乃白茆之支流。而後人遂沿其說。反以芝字爲誤。元孝子朱良吉。芝塘人也。嘗作詩以辨公許之失云。